

馮承鈞著

史地  
小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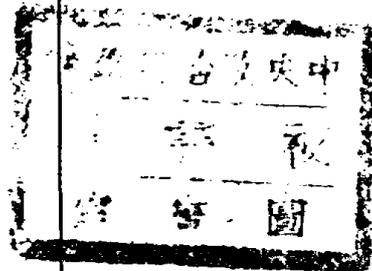
景

教

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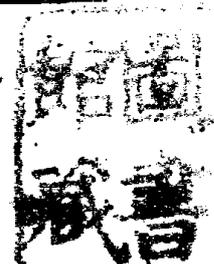
考

商務印書館發行



1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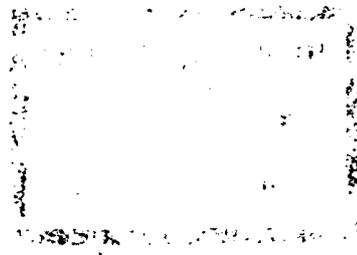
A010071



史地小叢書

景教碑考

馮承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景教碑考

## 目錄

緒言·····	一
一 碑之發見·····	三
二 清儒考證·····	一九
三 唐代之景教·····	五四
四 景教碑文·····	七五
五 敘利亞文人名表·····	八〇
附錄 大秦考 拂菻考 犂軒考·····	九〇

# 景教碑考

## 緒言

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迄今三百餘年。中西考證記述之文。無慮數十種。此問題似已完全解決矣。但其闕遺錯訛尙多。而敘利亞文題名亦未全譯。今尙有研尋之必要。清儒考據之學。固能超邁前賢。然其所專者。本國之典籍。偶一涉及外國之事。則極疎陋。或陳陳相因。或穿鑿附會。無一可取。百年前錢杭諸家。并此景教之名亦不知之。近數十年來雖有知者。亦不甚審。西人考證。以基督教師之著作爲夥。然亦祇能證其教在唐初已入中國而已。且亦不免錯誤。如併景教靡尼爲一談。謂郭汾陽爲基督教徒諸點是已。從無有人以近年前來西方漢學家研究史地之成績。彙聚而闡究者。故二十年來。此唐代景教問題。除一見於歸潛記外。中西著作無一研究之文。予不敏。特鳩集諸家

考證記述之文。證以近年來漢學家研尋之成績。彙爲斯編。正其謬誤。補其闕遺。以供研尋唐代宗教者之參考。措撫補苴而已。未敢言著作也。民國十七年十二月識於宜南。

## 一 碑之發見

景教碑大約在明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前出土。李之藻得初拓本。爲撰讀碑書後。其文始傳於世。之藻仁和人。字我存。別號涼菴居士。仕至太僕寺少卿。曾與徐光啓從義大利傳教師利瑪竇（Matteo Ricci）神甫習西學。有撰譯數種行世。其名疇人傳卷三十二已見著錄。所撰讀景教碑書後一文。葡萄牙傳教師陽瑪諾（Emmanuel Diaz）撰唐景教碑頌正詮一書載之。爰錄其文。以明原起。

廬居靈竺間。岐陽同志張賡虞惠寄唐碑一幅。曰。邇者長安中掘地所得。名曰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此教未之前聞。其卽利氏西泰（按瑪竇字西泰）所傳聖教乎。余讀之良然。所云先無元。後後妙有。開天地。匠萬物。立初人。衆聖元尊真主。非皇皇天主。疇能當此。其云三一妙身。卽三位一體也。其云三一分身。卽費略降誕也。其云同人出代。云室女誕聖於大秦。卽以天主性接人性。

胎於如德亞 (Judee) 國室女瑪利亞 (Maria) 而生也。景宿告祥。異星見也。觀耀來貢。三君朝也。神天宣慶。天神降也。享午升真。則救世傳教功行完而日中上昇也。至於法浴之水。十字之持。七時禮讚。七日一薦。悉與利氏西來傳述規程脗合。而今云陡斯 (Deus) 碑云阿羅訶 (Arhat)。今云大傲魔魁。碑云娑殫 (Sasán) 則皆如德亞國古經語。不曰如德亞而曰大秦。考唐書拂菻傳。一名大秦。西去中國四萬里。又考西洋圖誌。如德亞畿東一道。其名曰秦。道里約略相同。阿羅本輩殆從此邦來者。故以大秦稱云。其至長安也。以貞觀九年 (六三五) 上溯耶穌 (Jesus) 降生。近六百禩。是時宗徒傳教。殆遍西土。大唐德威遠暨。應有經像重譯而來。爾乃宰相郊迎。翻經內殿。爲造大秦寺於義寧坊。命名景教 (Nestorianisme)。景者大也。炤也。光明也。大帝時又勅諸州各置景寺。崇奉之至。顯與儒釋玄三教共峙寰宇。非特懷柔異域。昭王會一統之盛而已也。聖曆則武氏宣淫。先天則太平亂政。貞袤既相挺迕。水火應必煎烹。用壯相傾。理同益憎。禍來無鄉。蓋千古有同慨焉。羅含及烈。重振斯文。佶和再來。渙頒睿節。玄肅代德。四朝寵賚。彌渥。汾陽重廣法堂。依仁施利。修舉哀矜。七端遂勒此碑以紀歲月。其頌中多述唐德。亦具景教大旨。所稱

賜良和。懸景日。明著肇我人類。以及補贖救世之恩。而貞觀所譯。並所留二十七部經文。卽今貝葉藏中。或尙有可檢者。所疑傳教土曷以僧名。則緣彼國無分道俗。男子皆髡。華人強指爲僧。渠輩無能自異云爾。卽利氏之初入五羊也。亦復數年混跡。復遇瞿太素氏。乃辨非僧。然後蓄髮稱儒。觀光上國。我神祖禮隆柔遠。賜館多年。於時文武大臣。有能繼房郭之芳踪。演真正之絕緒者乎。七千部奧義宏辭。梯航嗣集。開局演譯。良足以增輝冊府。軼古昭來。其如道不虛行。故迄今尙有所待。三十餘載以來。我中土紳士習見習聞。於西賢之道行。誰不歎異而敬禮之。然而疑信相參。詫爲新說者。亦繁有焉。詎知九百九十年前。此教流行已久。雖世代之廢興不一。乃上主之景命無渝。是佑諸賢。間關無阻。更留貞石。忽效其靈。所繇仁覆閔下。不忍令魔鋼重封。天路終闕。故多年祕奇厚土。似俟明時。今茲煥啓人文。用章古教。而後乃知克己昭事。俾無忝生而怛死。此學自昔有聞。唐天子尙知莊事。而況我聖朝重熙累洽。河清璽出。儀鳳呈祥之日哉。碑文瞻雅可味。字體亦適媚不俗。世之不乏欣賞者。要於近而證之六經。諸所言帝言天。是何學術。質諸往聖。曩所問官問禮。何隔華夷。卽如西賢九萬里外。繼踵遠來。何以捐軀衛道。九死不悔者。古今一轍。而

我輩不出戶庭。坐聞真正學脈。得了生死大事。不可謂全無福緣者。可以尙生疑阻。悖吾孔孟知天事天之訓。而不慚且驚乎。且借碑作砭。明參細駁。卽欲不祛僞歸真。祈嚮於一尊而不可得。不然者。無論詭正殉魔。自斷生理。政恐蜉蝣生死。相尋共作僂民。迴望房梁公郭汾陽王。已爲絕德。而況其進焉者乎。天啓五年。歲在旃蒙赤奮若。日躔參初度。涼菴居士我存李之藻盟手謹識。右識年月。蓋爲天啓五年四月十六日。卽西曆一六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故有九百九十年前一語。李氏教名 Leon。涼菴別號。或出於此。又二年。江西又見鐵十字。徐光啓爲撰「鐵十字著」并及景教碑事。其文如下。

近天啓乙丑（一六二五）。長安掘地得碑。題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首冠以十字。亦一證也。碑中言景教自唐貞觀九年。大德阿羅本始奉以入中國。國主大臣。如太宗高玄肅代憲（按應爲德之訛）宗。及房玄齡郭子儀之屬。悉皆遵奉。貞觀十二年。建寺於京師之義寧坊。高宗令於諸州各置景寺。肅宗又於靈武等五郡建立。則終唐之世。聖化大行。上德唐賢。比肩林立。法壇道石。周徧寰宇。何況江右世載文明。廬陵素稱赤望。有茲事迹。豈足疑乎。天啓丁卯（一六二七）

六月朔書。

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葡萄牙教士陽瑪諾（號演西）撰唐景教碑頌正詮。疏解碑文。因明末之亂。三年後（順治元年西一六四四年）始刊行於杭州。其書疏釋多而考證少。茲惟錄其題詞於後。

旅人偕同志觀中朝也。幾周甲子於茲矣。（按陽瑪諾生於一五七四年。一六一一年至中國。一六五九年歿於杭州。）一切賢者樂與遊。所著諸篇詳哉其述之也。乃問者往往以諾輩弗遠九萬梯航備歷。至卽如歸。不能無惑。因嘗具述天主宏慈。惠茲士民。默牖至是。導正闢邪。宜頌宜感。客謂默牖遠來。訓正吾士若民。洵足頌感。然曷弗於數代以前。俾吾先人咸蒙接引。延迨今茲。誠所未解。諾時爲太息曰。淺哉智慧。乃妄議天主意如是乎。雖然。疑而思問。請容進其說。西聖奧斯定（Saint-Augustin）云。富者濟貧。凡幾何遲速。提衡在彼。貧者不得預之。受濟頌恩。乃其分也。今茲天主祐中土。俾聖教遠來。弗頌受乃怨而責其後至也。借如有鱓升聞。登庸三錫。顧責君寵奚遲。誠哉狂悖莫甚焉。且中賢旣言之矣。孰先傳。孰後倦。賢師教其弟子。與天主率厥下民。亦若

是焉爾。天主教人。先性教。繼寵教。性教者。吾人因性光也。寵教者。天主超性光也。未能盡厥因性。頓冀超性。是未步先望趨也。前此中士。若性教弗遑。尙超性云乎哉。抑聖經喻聖教如日。其初出未曜普地。繇近逮遠。漸被厥光。被早固忻。被遲勿憎。旋至旋被矣。西方距中土幾九萬。聖教來滋遲固也。理論至此。必不復惑。矧溯厥繇。又弗惟自今始。邇歲幸獲古碑。額題景教。粵天主開闢迄降臨。悉著厥端。時唐太宗九年。爲天主降生後六百三十五年。至西鎬廣行十道。聖教之來。蓋千有餘載矣。是碑也。大明天啓三年。關中官命啓士。於敗牆基下獲之。奇文古篆。度越近代。置郭外金城寺中。岐陽張公賡虞。搨得一紙。讀竟踴躍。卽遺同志我存李公之藻。云長安掘地所得。名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殆與西學弗異乎。李公披勘良然。色喜曰。今而後中士弗得咎聖教來何暮矣。古先英辟顯輔。朝野共欽。昭燭特甚。尙奚有今之人也。繼而玄扈徐公光啓。愛其載道之文。并愛其紀文字畫。復鑄金石。楷摹千古。夫鴻碑較著。朗鑒有三。似勿更贅。惟碑旨淵義古。不敏慮覽者未辨。或猶託其詞以固前惑也。因勿弗避庸拙。詮厥概。爲來者孚券云。大明崇禎辛巳（一六四一）孟春之望。陽瑪諾題。

據右引三文。陽瑪諾云。此碑於天啓三年出土。徐光啓云。近天啓乙丑（天啓五年）。李之藻云。邇者長安中掘地所得。綜合三說。大約其出土時在天啓三年。自出土移置金勝寺。自張賡虞揚寄李之藻考證之時。距離僅有二年。要在天啓五年之前也。至林侗（一六二七至一七一四人）來齋金石刻考略。謂在崇禎間（一六二八至一六四四）。錢大昕（一七二八至一八〇四人）景教考。謂在萬曆間（一五七三至一六二〇）。皆誤也。綜合清儒諸考證審之。可見當時人外國知識之淺薄。雖精研羣籍馳騁古今之錢竹汀。亦不免矣。

此碑出土之地。李文藻謂「長安中掘地所得」。徐光啓亦謂「長安掘地得碑」。陽瑪諾謂「關中官命啓土。於敗牆基下獲之」。則此碑出土之地。似在長安矣。至其出土之動因。據林侗來齋金石刻考略之說云。

景教碑今在西安城西金勝寺內。明崇禎間（此處誤前已辨明）。西安守晉陵鄒靜長先生有幼子曰化生。生而雋慧。甫能行。便解作合掌禮佛。二六時中。略無疲懈。居無何而病。微瞑笑視。儻然長逝。卜葬於長安崇仁寺之南。掘數尺得一石。乃景教流行碑也。此碑沈埋千年。而今始出。質

之三世因緣。此兒其淨頭陀（按卽指景淨）再來耶。則佳城之待沈彬。開門之俟陽明。此語爲不誣矣。見頻陽劉雨化集中。字完好無一損者。下截及末作佛經番字。

按右說極附會之能事。似雖奇不可盡信矣。但「西安守是日適喪其子。」又見於傳教師波蘭人卜彌格（號致遠）（Michel Boym）一六五三年通信之中。第卜氏此語僅附帶言之。未云此碑在西安出土。而謂其出土地乃在西安西南之蓋屋。卜彌格神甫與我國歷史頗有關係。引其文之前。請先略述其傳記。

卜彌格父爲波蘭王 Sigismond 之官醫。彌格以一六一二年生於 Lwow。一六二九年入耶穌會。一六四三年至葡京 Lisbonne。一六四五年至交州。稍留卽赴瓊州。於一六五〇年至廣西。時清兵克韶州。永曆帝奔梧州。永曆太妃命彌格齋書呈教皇。以一六五一年一月一日在澳門登舟。赴印度之 Goa。自是遵陸行。赴西亞之 Smyrne。一六五二年終。達義大利之 Venise。歷經險阻。至一六五五年十二月。始得教皇 Alexandre VIII 覆書。數月後在葡京登舟。偕行者八人。五人死於道。一六五八年抵暹羅。由此赴交州。時明運垂危。太監龐天壽（教名 Achillee）

已於一六五三年死。永曆將由滇奔緬甸。彌格聞訊。仍兼程赴廣西。一六五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以積勞致疾。歿於廣西邊境。計其東西往來之年。與玄奘遊年等。其不幸則又與無行（見義淨求法高僧傳）同。而其犯冒險阻。仗義奉使。不特爲明之忠臣。兼爲教會之殉教者矣。據德國教師 Kircher 撰「著名中國」(China Illustrata) 一書。所引卜氏報告之文如左。

方濟各 (S. Francois Xavier) 歿於三洲島之後。利瑪竇神甫即偕耶穌會神甫數人。齋福音而赴中國內地。數省之中。建有教堂居宅。一六二五年時。耶穌會某神甫因爲進士 Philippe

(姓王) 全家舉行洗禮。特赴三原。數月前。蓋厓人築牆。掘地得石。至是神甫偕進士同往觀之。按據右記。碑之出土。應在蓋厓。至記中所謂某神甫。即金尼各 (Nicolas Trigault) (法國人) 神甫是已。進士王姓。陝西三原人。刑部主事。丁憂回籍。其人前曾識利瑪竇於北京。其名未詳。按陝西通志卷四十二。選舉志。有王洪瀨。萬曆二十六年 (一五九八) 進士。仕至主事。不知是否其人。金神甫日記已爲夏鳴雷 (H. Havret) (法國人) 神甫所撰西安碑一書所引。節錄於下。

此世紀之二十五年 (一六二五) 在陝西始有定居。(按爲王某所建) 此地有進士王君。前

在北京受洗。茲丁母憂回籍。欲延一神甫至家。爲全家舉行洗禮。金尼各神甫被派而赴西安。及抵陝西。病臥五月。病痊。王君介之以見省中諸大吏。是年蓋屋人建屋。工人掘地得碑。上有漢文及迦耳都 (Kaldou) (按卽巴比倫之別名。金神甫不識敘利亞文。故有此誤) 文。碑高八尺。寬四尺。厚五寸有奇。據碑誌。基督之法古時已入中國矣。

則據金神甫之說。亦云此碑在蓋屋出土。其出土之情形。據一六六三年 D. Bartoli 所撰耶穌會史 (Dell'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u) 「亞洲第三部之支那」 (Da Cina terza parte dell'Asia.....) 一書所引一六三九年方德望 (Etienne Le Fèvre) 神甫 (法國人) 之報告。較來齋金石略所說近於事實。其說略謂。

方神甫云。某晚有一老人來告云。此碑出土之地。冬日四圍積雪。惟碑土之上無之。數年如此。居民以爲其下必有伏藏。掘土而碑見。蓋屋縣令見其碑甚古。上有外國字。未能解其義。乃運赴西安。置於城外一哩之道觀。蓋屋舉人某拓其文。寄於其杭州友人進士涼菴 (Leon) (按卽李之藻)。涼菴面告予此事始末。且爲注解碑文。保祿 (Paul) (按卽徐光啓) 進士亦繼之刊

行。其文遂行於世。

右一文亦云在蓋屋出土。出土後運至西安。茲又據卜彌格神甫一六五三年十一月四日通信云。  
(見著名中國)

碑至西安。西安守是日適喪其子。深以爲異。爲作碑讚。又仿此碑。別刻一碑。皆置之西安城外一哩道觀中。

則據卜神甫之說。西安碑有原刻仿刻二種。仿刻之碑。今已不存。但其拓本已流傳歐洲。因兩拓本之殊異。遂有駁此碑爲耶穌會人所僞造者。法國福祿特爾(Voltaire)卽爲反對之一人。其「中國書札」(Lettres Chinoises)之第一百四十七札。卽言此碑之僞。緣當時通典派(Encyclo-pédistes)哲學盛行。時人憤舊教之專橫。尤痛心於耶穌會。今字典中釋「耶穌會主義」(Jésuitisme)亦作虛僞狡詐之解者。卽當時自由思想與教會專橫之遺跡。當時基督教第三次(景教第一次也。里可溫第二次)來華傳教者。卽爲耶穌會徒。其不爲他派或哲學家之諒解。亦勢所必然。逮後碑之非僞既明。遂又以碑中誦帝德之詞過於自卑。而攻擊教士。且謂以今視昔。耶穌會之

屈身受辱以傳其教。亦不下於昔之景衆云云。教會之人當然辯白。謂昔日景衆受唐室之庇蔭。自不能不歌功誦德。而今日屈身傳教。亦非教義禮法所不許。矧從前之歐洲使臣。尙有屈膝於中國帝王之前者歟。由碑文之爭。傍涉及於外國使臣朝覲之事。夏鳴雷神甫西安碑一書中。會統記三百年間歐洲派使至中國者。爲數二十有四。計教皇專使三。俄國十一。葡萄牙四。荷蘭四。英國二。法奧西三國無。考其年代。始明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迄清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茲特錄於左。雖無關於景碑。然可供讀史者之借鑑也。

(1) 一五二一年葡王 *don Emmanuel* 所派第一次專使 *Pires*。爲明帝下諸獄。

(2) 一六五五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所派第一次荷國專使 *P. van Goyer* 及 *J. van Keyser* 二人（順治時）

(3) 一六五六年俄國莫斯科大公 (*Alexis I Michaelowitch*) 所派第一次專使。（順治時）

(4) 一六六一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所派荷國第二次專使 *L. V. Campen* 及 *C. Nobel* 二人（順治時）

(5) 一六六四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所派荷國第三次專使 P. van Hoorn (順治時)

(6) 一六七〇年葡王 Alphonso VI 所派第二次專使 Manoel de Saldagna (康熙時)

(7) 一六七六年俄帝 Alexis 或 Fedor III 所派第二次專使 (康熙時)

按前此已兩致書附貿易商人至北京也。

(8) 一六八九年俄國攝政后 Sophie 所派第三次專使 Féodor Alexiewitch Golo Win 至華劃界 (康熙時)

(9) 一六九三年俄皇彼得一世 (Pierre I) 派第四次專使 Isbrants-Ides (康熙時)

(10) 一七〇五年教皇 Clement XI 派大主教 Maillard de Tournon……來華議禮。

(11) 一七一五年俄皇彼得一世第五次專使 Thomas Garwin 及 Laurent Lange 二人 (康熙時)

(12) 一七一九年俄皇彼得一世派第六次專使 Léon Wassiliowitch Ismailow

(康熙時)

- (13) 一七二〇年教皇 Clément XI 派第二次專使大主教 Mezzabarba 至華。(康熙時)
- (14) 一七二五年教皇 Benoît XIII 派第三次專使 Gothard 及 Ildephonse 二神甫至華。(雍正時)
- (15) 一七二六年葡王 Jean V 派第三次專使 don Alexandre Metello de Souza Meneses (雍正時)
- (16) 一七二六年俄皇后 Catherine I 派第七次專使 Sawa Wladislawitch Ragousinski) 至華定界立約。(雍正時)
- (17) 一七五三年葡王 Joseph I 派第四次專使 don François Xavier Assis Pachecoy Sampayo 至華並致禮物。(乾隆時)
- (18) 一七六七年俄皇后 Catherine II 派第八次專使 Kropotow 來訂新約。(乾隆時)
- (19) 一七九三年英王 George III 派第一次專使 Macartney 至華。(乾隆時)
- (20) 一七九四年荷蘭民主國派荷國第四次專使 Titsing 至華。(乾隆時)

(21) 一八〇五年俄皇 Alexandre I 派第九次專使 Golowkin 及 J. Potocki 二人至華。

(嘉慶時)

(22) 一八〇八年俄皇 Alexandre I 派第十次專使至華。(嘉慶時)

(23) 一八一六年英王 George 派第二次專使 Amherst 至華。(嘉慶時)

(24) 一八二〇年俄皇 Alexandre 派第十一次專使 Timkowski 至華。(嘉慶時)

夏神甫曰。葡使初次入覲。業已「磕頭」。(按原文譯音如此)一六五五及一七九四年兩次荷使亦效之三跪九叩首。一七九四年之荷使。且於大庭廣衆之中跪呈國書。且作豪語曰。「中國皇帝視荷人高於英人。」優遇如此。所以覲見時。及於圓明園陛辭時。亦大磕其頭。俄使對於此事。亦不以爲恥也。一七一九年第六次俄使入覲時。據隨行醫官 Bell 之日記云。「大使跪呈國書。復由贊禮官引至舊處。行其三跪九叩首之禮。現在尙令人不忘贊禮官滿語宣呼之叩首 morgu 與 boss 兩名詞。」英國第一次貢使。雖以「覲見呈遞國書惟屈一膝」自銜於人。然不能掩其舟車旗上大書特書「英吉利國貢使」(Embassador bearing tribute from the country

of England)之文也。進六百箱之禮物。所博得者祇此而已。第二次英國專使之來。待遇亦不見其佳。不磕頭且不許覲見。英使乃提出條件。謂華官在攝政王像前行禮。或由中國皇帝切實宣言。中國使臣赴英亦行此禮。則英使亦願跪覲。據 Henry Ellis 之日記。英使且有無條件跪見之提議。然則又何厚責傳教師耶云云。吾檢尋關係景教碑之文。不意發見歐洲公使覲見磕頭之事。雖與景教碑無關。然讀此文。令人追慕國勢強盛之情形。猶遇舊宮人談開元天寶遺事。不能捨也。雖文不對題。亦撮錄之。撫今追昔。感慨繫焉。

據前所引耶穌會諸神甫之說。景教碑出土不在西安而在盩厔。出土後運至西安之金勝寺。考清一統志卷一百八十一。金勝寺在長安縣西郭外。卽崇仁寺。唐建。寺有唐檀法師壇銘。景教流行中國碑。明天順中（一四五七至一四六四）秦藩重修。壯麗甲於諸寺。一又考長安縣志。唐開源門內義寧坊有崇聖寺。明改崇仁寺。以寺鄰金勝。故亦名金勝寺。按景教碑云。於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則與唐之崇聖寺同在一坊矣。陽瑪諾謂金城寺。或以義寧坊對金城坊。又或因金勝金城譯音誤解歟。此碑於一九〇七年已移於西安碑林矣。

## 二 清儒考證

考據之學至清代頗發達。但考證外國之文。則極妄謬。檢尋諸書。得若干條。錄繫於後。除二三文略有價值。餘皆自檜以下也。

諸家考證。多將火祆摩尼景教諸教混爲一談。考火祆教(Mazdeisme)始創於波斯。時在紀元一千一百年前。其教主卽西溪叢語卷上所誌之蘇魯支(Zarathustra)。其教於貞觀五年(六三三)輸入中國。摩尼教(Manichéisme)亦始創於波斯。其始祖爲摩尼(Mani)。紀元三世紀上半葉時人也。延載元年(六九四)輸入中國。(據佛祖統紀卷五十四)景教創始於五世紀上半葉。其教祖爲敘利亞(Syria)人聶斯脫留斯(Mestorius)。貞觀九年(六三五)始入中國。三教性質各不同也。乃考證諸家昧於外事。混爲一說。而外人考據。亦未免混解。一八九七年刊亞洲報(Journal Asiatique)沙曉(Ed. Chavannes)撰景教與九姓迴紇可汗碑(Le Nes-

torianisme et l'Inscription de Karabalgassoun.)一文。亦將景教與摩尼教混爲一談。馬鳴雷神甫所撰西安碑考。亦引證關於摩尼教之文。則不僅清儒惟然矣。吾國載籍中諸史料。關於火祇摩尼二教者。陳君援菴分析極詳。沙畹伯希和(P. Pelliot)二氏合撰有摩尼教經考證。(其下卷已有漢譯文)所輯我國載籍之文亦夥。可資取證也。

清儒首誌景教碑者。爲顧炎武(一六一三至一六八二人)金石文字記。其卷四惟誌其碑名。撰人字體立石年月地域。卷六摘錄今古異文而已。無說明也。

次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七八二年刊)卷一百二十五。子部雜家類存目。義大利傳教師艾儒略(Julio Aleri)撰西學一卷。附錄大秦寺碑一篇條下。有評論景教碑之文。提要諸論。常是己非人。力詆明儒。此處自亦不免。其說不惟合火祇摩尼景教爲一事。且將睢水之祇社。占城之婆羅門教。混爲一談。博則博矣。其如不近事實何。而結論又以不能考古以遏邪說爲明儒罪。極可笑也。其文如下。

上略……末附唐碑一篇。明其教之久入中國。碑稱貞觀十二年大秦國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

上京。卽於義寧坊敕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云云。考西溪叢語載。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秦。敕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並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大慕閣。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按此是摩尼教）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孝億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千餘所。又載德建國烏澣河中有火祆祠。相傳其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因立祆祠。祠內無像。於大屋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據此數說。則西洋人卽所謂波斯。天主卽所謂祆神。中國具有紀載。不但有此碑可證。又杜預注左傳次睢之社曰。睢受汴東經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顧野王玉篇亦有祆字。音呵憐切。註爲祆神。徐鉉據以增入說文。宋敏求東京記載。寧遠坊有祆神廟。註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或曰石勒時立此。是祆教其來已久。亦不始於唐。岳珂程史記番禺海獠。其最豪者

蒲姓。(按占語 Pō。此言貴人君長。非姓也。)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屋室侈靡踰制。性尙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聳牙。亦莫能曉。竟不知爲何神。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是祆教至宋之末年尙由賈舶達廣州。(按此是婆羅門教)而利瑪竇之初來。乃詫爲互古未睹。艾儒略作此書。卽援唐碑以自證。則其爲祆教更無疑義。乃無一人援古事以扶其源流。遂使蔓延於海內。蓋萬曆以來。士大夫祇講心學。刻語錄。卽盡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徵實考古以遏邪說之流行也。

王昶(一七二四至一八〇六)撰金石萃篇卷一百〇二。先記此碑云。碑高四尺七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三十二行。行六十二字。正書。在西安府。次錄碑文。繫諸家考證之說於後。計考證之文七。除來齋金石刻考略已見前錄外。茲引其六文於左。

葉奕苞金石錄補(一七九〇年撰)云。右碑下及東西三面。皆列彼國字式。下有助檢校試太常卿賜紫袞裘寺主僧業利。檢校建立碑石僧行通。雜於字中。字皆左轉。弗能譯也。按碑三一妙

身。无元真主。阿羅訶者。教之主也。大秦國上德阿羅本者。於貞觀九年。至長安也。京兆府義寧坊。建大秦寺。度僧二十一人。貞觀十有二年也。此卽天主教始入中國。自唐至今。其教徧天下矣。予讀西域傳。拂菻古大秦國。居西海上。去京師四萬里。與扶南交趾五天竺相貿易。開元盛時。西戎冒萬里而至者百餘國。輒貢經典。迎入內翻經殿。遂使異方之教行於中國。然惟建寺可以度僧。計當時有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萬五千二十四。尼五萬五百七十六。凡兩京度僧尼。御史一人。涖之。僧尼出踰宿者立案。止民家不過三宿。九年不還者編諸籍。甚嚴也。今天下寺不常建。而僧尼遂至無算何耶。

下一文考證大秦諸名。而引證及於水經注恆水上之波麗。此國應係昔之華氏(Pataliputra)今之 Benares。又引法顯傳之多摩梨耆。應是多摩梨帝(Tamralipti)之誤。此地卽今日恆河口之 Tamruk。合東羅馬及印度爲一國。可謂盡牽強附會之能事矣。

畢沅(一七三〇至一七九七)關中金石記云。大秦卽犁耆。說文作麗耆。漢書四域傳所稱犁耆。條支。臨西海者是也。後漢書云。以在海西。故亦云海西國。水經注。恆水又逕波麗國。是佛外祖

國也。法顯曰。恆水東到多摩梨軒國。卽是海口。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犂軒。道元據此。蓋以犂軒爲卽波麗矣。考條支卽波斯國。魏書云。地在忸密之西。東去犂軒獨一萬里。長安志。義寧坊有波斯寺。唐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應是大秦僧人入中國之始。合之碑則云。於義寧坊造大秦寺。兩國所奉之教略同。故寺名通用耶。阿羅斯碑作阿羅本。當是敏求之誤。

下一文考證無多。惟以耶穌生年當隋開皇之世（五八一至六〇〇）。或誤以穆罕默德爲耶穌。秋字下注云「疑祆字」。所疑甚是。重巖寺碑序。見全唐文第七百二十七卷中。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右景教流行中國碑。景教者。西域大秦國人所立教也。舒元與重巖寺碑。雜夾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秋（原注疑祆字）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氏一小邑之數。今摩尼祆神祠久廢。不知所自。獨此碑敍景教傳授頗詳。蓋始於唐初大秦僧阿羅本攜經像至長安。太宗詔所司於義寧坊造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時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仍令諸州各置景寺。其僧皆削頂留鬚。七時禮讚。七日一薦。所奉之像。則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羅訶也。今歐羅巴奉天主耶穌。溯其生年。當隋開皇之世。或云大秦遺教。未審然否。後題太

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七八一年二月四日）。建立。所云大耀森文。亦彼教中語。（按卽康居語日曜日之義。）火纒布卽火浣布也。

下一文名景教考。亦錢大昕撰。此文竟不承認有景教。而以爲「夷僧之黠者妄爲之詞。而非果有異於摩尼祇神。」又以其經出回回。復引西溪叢語以婆羅門教之自在天（卽摩醯首羅 *Mahādevata*）卽祇教始祖蘇魯支。惟釋迦牟尼一人幸免牽連。此文與其謂曰景教考。無寧名曰「宗教之大動員。」至謂「萬曆間長安民鋤地」云云。是不特未見陽瑪諾之書。且李之藻徐光啓之文亦置而不論矣。

萬曆間長安民鋤地。得唐建中二年（七八一）景教碑。士大夫習西學者相矜。謂有唐之世。其教已流行中國。問何以爲景教。而不知也。按宋敏求長安志。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貞觀十二年（六三八）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又云。醴泉坊之東舊波斯寺。儀鳳二年（六七七）波斯王卑路斯（Peruz）請建波斯寺。神龍中（七〇五至七〇六）宗楚客占爲宅。移寺於布政坊西南隅。祇祠之西。冊府元龜。天寶四載（七四五）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

習以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宜準此。此大秦寺建立之緣起也。碑云。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十二年秋七月。於京師義寧坊建大秦寺。阿羅本卽阿羅斯也。寺初名波斯。儀鳳中尙仍舊名。天寶四載方改名大秦。碑言貞觀中詔賜名大秦寺。夷僧之誇詞也。舒元輿重巖寺碑（按此碑建於八二四年）云。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氏一小邑之數。釋寺唯一。夷寺有三。摩尼卽末尼也。大秦卽景教也。祆神卽波斯也。今據元輿記而詳考之。長安志曰。布政司西南隅胡祆祠。武德四年（六二一）立。西域胡天神（Ahura Mazda）也。祠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稱其職。東京記引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王溥唐會要云。波斯國西與吐蕃康居接。西北拒拂菻。（原注卽大秦也）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故曰波斯教。卽火祆也。宋人姚寬曰。火祆字從天。胡神也。經所謂摩醯首羅。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元真。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化行於中國。然祆神專主事火。而寬以爲摩醯首羅者。以波斯之教事天地火水之總。故諸胡皆詣受教。不專一法也。大秦

之教。本不出於波斯。及阿羅訶者。出則自別。與諸胡碑言三百六十五種之中。或空有以淪二。或  
禱祀以邀福。彼不欲過而問焉。初假波斯之名。以入長安。後乃改名。以立異。地志稱默德那  
(Medine) 爲回回祖國。其教以事天爲本。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西洋諸國皆宗之。今  
碑云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豈非回回祖國之三十藏歟。(不知羅馬教會見此文作何感想)  
若末尼。則志磐統紀序之獨詳。開元二十年(七三二)敕云。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法。旣爲西  
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大曆六年(七七二)回紇請荆揚等州置摩尼寺。其徒白衣白冠。  
會昌三年(八四三)秋。敕京師女末尼凡七十二人皆死。梁貞明六年(九二〇)陳州末尼  
反。立母乙爲天子。發兵禽斬之。其徒不茹葷酒。夜聚婦穢。晝魔王踞坐。佛爲洗足。云佛是大乘。我  
乃上上乘。蓋末尼爲白雲白蓮之流。於三種中爲最劣矣。以元興三夷寺之例。覈而斷之。三夷寺  
皆外道也。皆邪教也。所謂景教流行者。則夷僧之類者。稍通文字。膏脣拭舌。妄爲之詞。而非果有  
異於摩尼祇神也。

下文見杭世駿(一六九六至一七七三)道古堂文集。其文以回鶻卽回回。又因回鶻與摩尼教

有關。以回回摩尼並爲一談。至謂回教始於隋開皇中。蓋沿七四二年長安回教碑「隋開皇中其教遂入於中華。流行散漫於天下」等語之誤。開皇中穆罕默德尙幼。其教尙未立也。其文與景教毫無關係。顧杭民此文以「景教續考」名。姑且引之。以供軒渠。

右錢氏景教考。曰大秦。曰回回。曰末尼。大秦則范蔚宗已爲立傳。末尼因回回以入中國。獨回回之教種族曼衍。士大夫且有慕而從之者。其在唐時。史因稱其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鬪。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而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姦。李文饒亦稱其挾邪作蠱。浸淫字內。則其可絕者。匪特非我族類而已。作景教續考。

回回之先卽默德那國。國王穆罕默德 (Muhammad) (原注四譯館考作謨罕慕德) 生而靈異。臣服西域諸國。尊爲別譜拔爾。華言天使也。而天方古史稱阿丹 (Adam) 奉真宰明諭。定分定制。傳及後世千餘載。後洪水氾濫。有大聖努海 (Noe) 受命治世。使其徒衆四方治水。因有人焉。此去阿丹降世之初。蓋二千餘歲。後世之習清真之教者。乃更衍其說曰。阿丹傳施師 (Seth)。師傳努海。海傳易卜刺欣 (Ibrahim)。欣傳易司馬儀 (Ismail)。儀傳母撒 (Moise)。撒傳達五

德 (David) 德傳爾撒 (Isaie) 爾撒不得其傳。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命曰哈聽。猶言封印云。按唐之回紇 (Ouigour) 卽今之回回 (Islam) (然則唐之阿羅斯卽今之俄羅斯歟) 回紇之先爲匈奴。元魏時號高車。或曰勅勒。曰鐵勒。其見於魏收李延壽宋祁之史。班班可考。異端之徒。創爲荒忽幽怪之談。以欺世而眩俗。如天方古史云云者。其尤可軒渠者也。又言國中有佛經三十藏。自阿丹至爾撒。凡得百十四部。如討刺特 (原注降與母撒之經名) 則逋爾 (原注降與達五德之經名) 引支納 (原注降與爾撒之經名) 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按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此外爲今清真所誦習者。又有古爾阿尼 (Koran) 之寶命真經。特福西爾噶最之噶最真經。特福西爾咱吸堤之咱希德真經。特福西爾白索義爾之大觀真經。密邇索德之道行推原經。勒瓦一合之昭微經。特卜綏爾之大觀經。侏儻昧任。不可窮詰。而其隸在四驛館者。回回特爲八館之首。問之則云。書兼篆楷草。西洋若土魯番 (Turfan) 天方 (Mekke) 撒馬兒罕 (Samarkand) 占城 (Campa) 日本 (Nippon) 真臘 (Cambodge) 爪哇 (Java) 滿刺加 (Malaka) 諸國皆用之。夫篆楷草爲吾中國書法之次第。其徒特借以神其

誕幻而顛倒道而行。迂道而說。以爲得天之明諭。噫。是何其無忌憚之甚也。今以其教之在中國者而考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思葛始以其教來。故明初用回回歷。其法亦起自開皇。至唐元和初（八〇六）。回紇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曰晏食。飲水。茹葷。屏酒酪。（原注見新唐書回紇傳）二年（八〇七）。正月庚子。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原注見舊唐書憲宗紀）明洪武時。大將入燕都。（一三六九）得祕藏之書數十百冊。稱乾方先聖之書。中國無解其文者。太祖勅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譯之。而回回之教遂盤亘於中土。而不可復遺矣。至於天方。則古篤沖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域。其國本與回回爲鄰。明宣德間（一四二六至一四三五）乃始入貢。而今之清真禮拜寺。遂合而一之。念禮齋課朝五之類。月無虛夕。異言奇服。招搖過市。而恬然不以爲怪。其亦可謂不齒之民也已。

按佛祖統紀卷三十九。延載元年（六九四）波斯國人佛多誕（卽安息語 Furstadan 之對音。此言知教義者。又卷五十四。西海大秦國人。）持二宗經僞教來朝。此爲我國載籍可考最古之年。又考八一四年建九姓迴鶻可汗碑。摩尼之赴迴鶻。乃隨七六二年兵攻洛陽之迴鶻英義可汗

以去。後乃挾迴鶻之勢以來。始至中國不由迴鶻也。

下文爲王昶按語。昶以爲大秦卽猶太國。回紇非回回。回回之教未始不源於景教。然其中自有同異云云。較之前考。可謂差彊人意。似曾涉獵職方外紀坤輿圖說諸書。不盡食古不化也。

按此碑原委。景教考言之已詳。潛研跋謂今歐邏巴奉天主耶穌。或云卽大秦遺教。據碑有制十字以定四方之語。今天主教常舉手作十字。與碑言似合。然日下舊聞考載天主堂構於西洋利瑪竇。自歐邏巴航海九萬里入中國。崇奉天主云云。歐邏巴在極西北。須從海中大西洋迤西而南。經小西洋大南洋。抵占城瓊島洎交廣以達中土。有九萬里之遠也。若大秦國以本朝職方會覽四彝圖說諸書考之。大秦一名如德亞。今稱西多爾。在歐邏巴南。雖陸路可通。而甚遼遠。似不能合爲一也。杭氏續考專論回回之教。其說亦詳。然謂唐之回紇卽今之回回。說亦未然。唐之回紇卽回鶻。其地與薛延陀爲鄰。距長安祇七千里。若回回有祖國。以今職方諸書考之。在古大秦國之東。一名伯爾西亞。今稱包社大白頭番。與回紇隔遠。亦不能合爲一也。碑稱大秦國上德阿羅本。兩唐書西域傳所載諸國。惟拂菻一名大秦。然無一語及景教入中國之事。唐會要稱波斯

國西北距佛菴（原注卽拂菻）則波斯在拂菻之東南。故長安志所載大秦寺其初謂之波斯寺。天寶四載詔書。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則所謂景教者。實自波斯。而溯其源於大秦也。唐西域傳。波斯距京師萬五千里。其法祠祆神。與唐會要語同。然亦無所謂景教者。祆神字當从示。从夭。讀呼煙切。與从夭者別。說文云。關中謂天爲祆。廣韻云。胡神。所謂關中者。統西域而言。西北諸國事天最敬。故君長謂之天可汗。山謂之天山。而神謂之祆神。延及歐邏巴奉教謂之天主。皆以天該之。唐傳載波斯國俗。似與今回回相同。此碑稱常然真寂。戢隱真威。亭午昇真。真常之道。占青雲而載真經。舉真字不一而足。今所建回回堂謂之禮拜寺。又謂之真教寺。似乎今回回之教未始不源於景教。然其中自有同異。特於彼教難通。未能剖析。姑備錄諸說。以資博考。至碑稱景教。景字之義。文中只二語云。景宿告祥。懸景日以破暗府。是與景星景光臨照之義相符。然則唐避諱而以景代丙亦此義與。

魏源（一七九四至一八五六）撰海國圖志。其卷二十六二十七兩卷中。引有關係景教碑之文三則。其一則出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坤輿圖說卷下。其一則出俞正燮癸巳類稿（一

八八三年刊）卷十五。其一則出徐繼畲瀛環志略卷三。其文如下。

坤輿圖說。亞細亞洲西有名邦曰如德亞（Judee）。其國史書載上古事蹟極詳。自初生人類至今六千餘年。世代相傳。及分散時候。萬事萬物造作原始。悉記無訛。因造物主降生是邦。故人稱爲聖土。春秋時有二聖王。父達味德（David）。子撒喇滿（Solomon）。造一天主堂。皆金玉砌成。飾以珍寶。窮極美麗。費以三十萬萬。王德盛智高。聲聞最遠。中國謂西方有聖人。疑卽指此。（原注案天主生於漢元壽中。春秋時安得便有國王造天主堂耶。或卽古之天祠。亦止祀上帝。而非祀耶穌。安得謂西方聖人卽指上帝。豈上帝不偏在西方耶。）古名大秦。唐貞觀中曾以經像來寶。有景教流行碑刻可考。如德亞之西。有國名達馬斯谷（Damascus）。產絲綿絨罽顏料極佳。城不用甃石。是一活樹糾結。甚厚無隙。高峻不可攀登。天下所未有。（原注案利瑪竇初至中國。安知有列子及景教碑。皆徐光啓代爲傳會。而近人方執以證大秦之說。亦可哂已。）

下文見癸巳類編。名「天主教論」。因羅馬教華名天主教。故於天主二字發揮甚長。舉內典中隨手拈出之天祠天神天君天主帝釋諸名。盡量引之。釋迦牟尼前此諸考皆未牽連。在此論中始抱

不可說之冤。而爲傳法於耶穌之人。此外若耆那 (Jaina) 教之尼犍子 (Nirgrantha) 以及婆羅門。火祇。末尼。一概加入。惟穆罕默德一人逍遙事外。揆其文意。似以前人考證景教。已發揮無餘。欲於諸說之外。別樹一幟。第觀其所引經文。似非深於內典者。考其誤會原因。與阿羅訶似不無關係。阿羅訶卽應真 (Arhat) 之對音。古翻阿羅漢者是也。景教碑中所用釋典亦復甚多。如寺僧。妙身。慈航。大德。施主。袈裟等等。皆足使人視爲佛徒。按波斯印度。古語多同。梵語提婆 (Devā) 印度訓爲天。波斯則訓爲鬼。梵語阿修羅 (asuras) 在印度鄰近諸天。而在祇教則尊爲神道。就此點言。可謂婆羅門及火祇同出一源。但謂耶穌爲佛弟子。謂天主教爲羅刹 (Rakṣa) 未免異想天開。古猶太人之稱神。多數爲 Elohim。單數爲 Eloah。卽西文之耶和華 (Jehovah) 也。景淨等口受其詞之際。撰碑文之人。或誤聆爲習聞之阿羅訶。亦意中或有之事。

癸巳類稿卷十五云。西域有叢神。謂之天祠。有主祠者。如巫覡。至其教成。其徒惟奉本師。不復奉天神。勢則然也。魏譯賢愚因緣經。摩訶令奴緣品云。過去提婆令奴王將至天祠。泥木天像起身爲禮。前王五百子中設至天祠。自禮天像。諸餘泥木天像悉不作禮。降六師緣品云。摩訶賒仇利

王有先祖天祠。恆迦達緣品云。恆河邊有摩尼跋羅天祠。毗沙門王白帝釋言。我有一臣摩尼跋羅。有輔相從其祠求子。大唐西域記云。尸棄尼國王子死。僞問天祠神主。猶言當瘞。王怒殺之。投其神像於河。是所謂天神者。事火事日。又雜兼衆神。所謂主者。廟祝如馬韓。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曰天君也。其人非一。惟耶穌能成大宗。耶穌亦作爾息。亦作爾撒。對音字不能審也。其先立教者。則爲阿羅訶。亦作阿羅邏。隋譯佛本行集經。問阿羅邏雲。佛出家後。向毗舍離城。路遇仙人。姓伽藍。名阿羅邏。仙人言五大者。地大。水大。火大。風大。空大。我及無相名本性體。又總論義例。空有宗體。一切皆向善薩而說。善薩欲供養尊者。阿羅邏言。師有多種。彼等實勝。善薩又問劫盡。阿羅邏默爾微笑。善薩背去。阿羅邏言。惟願仁者所行之處。常得吉祥。於是善薩遂行。答羅摩子曇。善薩往問羅摩子優陀羅。又舍去。義諦各含。遂留異派。梵天勸請曇。優陀羅作飛狸。阿羅邏在邊地作主。佛以不奉佛之地爲邊地。晉書鳩摩羅什傳云。羅刹者。外國誑誕道人也。則佛成教時。阿羅邏已爲王領羅刹立天主教矣。隋天台智者妙法蓮華經文句云。提婆羅跋恕。此云天主。唐道世法苑珠林云。智度論。提婆那因。秦言天主。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藥王本事。帝釋於三十

三天主。施護譯佛說大堅固婆羅門緣起經云。帝釋天主。支謙譯佛說八師經云。三者不得犯人婦女。或爲天主。邊人所知。臨時得殃。其言天主。非今天主教之天主。謂富貴人主。其言天主。邊人則兼舍衛人。習羅刹教之刹利婆羅門。及真羅刹言之。吳譯經已有其目。時其教未至中國。故他譯經不深知耳。佛時乾闥婆阿修羅皆其教。佛初欲供養阿羅邏。而阿羅邏辭之。蓋以種姓不同。各有福力。故傳之耶穌。其教始盛。耶穌生當漢哀帝元壽二年。景宿吉祥。在如德亞地。後六十年。佛滅度。見神於漢明帝。則耶穌較幼於佛。唐建中二年。大秦寺僧景淨立景教流行中國碑。言大秦寺始貞觀十二年七月。按通典職官二十二。視流內有薩寶府祆正。視流外有薩寶府祆祝。薩寶府率。薩寶府史。注云。武德四年置。羣胡奉事。取火咒誑。貞觀二年改波斯寺。開元二十年禁民習末摩尼法。天寶四年改波斯寺爲大秦寺。其言不相應。碑稱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羅訶。又稱其母爲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 (Messiah) 云。室女誕聖於大秦。又言阿羅訶存鬚削頂。七時禮讚。七日一薦。則兼摩尼法。而冥報記云。貞觀時馬嘉運入冥。知王五戒。死爲天主。卽今所謂天主。則其時中國人知其教矣。明萬曆九年 (一五八一) 其人 (按卽利瑪竇) 以一五八二年八

月至澳門。復至廣東。二十九年（一六〇一）至京師。明史云。禮部郎中徐如珂召天主教二人授以筆筭。所記舛謬不相合。回回幹爾塞經則云。爾撒聖人者。亦阿丹聖人之後。立教敬天爲主。傳徒繁盛。戰勝攻克。或通其妻。託求異術。爾撒告妻。畏人傳髮。妻於是夜暗繫其髮。仇至遭擒。便被殺害。其徒憤恨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復事天。天主教則言耶穌行教。國王磔之。十字架。上其徒所傳艾儒略萬物真源。馮秉正（Matteo Ricci）聖言廣益全編。及真詮自證等經。冗鄙無可採語。十字架者。景教所言判十字以定四方者也。賢愚因緣經。優婆鞠提緣髮。梵志或事日月。翹腳向之。或復事火。朝夕然之。卽通典注言大秦胡事火咒詛也。西域記云。鉢羅那迦天祠。人露形。旦上高柱。一手執柱端。一手躡旁杙。一手一足。虛懸向外。視日影。求出生死。所謂裸形求仙。是尼毘法。然則十字架者。高柱及杙。後不事日。猶留其式。（則尼毘基督昔已通譜矣。）耶穌母抱耶穌。手執十字架者。懸弧矢意也。耶穌裸體張十字架上者。耶穌以他事被殺。而遺像具。生時露形。上高柱。翹手腳視日也。其徒文言之。則曰定四方。妄言之。則曰耶穌磔於十字架。不悟立十字止上下及兩方。耶穌誠磔死架上。何忍寶其受慘形具頂禮之。且耶穌母何爲以弄其兒哉。（考據如此。

精確。天主教徒雖有百口亦不能辯其非裸形外道矣。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云。苾芻不敬事天神。亦勿欺凌。是專指天主教言之。（此論可爲第一結集在西曆紀元後之證。）時天祠猶散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云。諸外道先有九十六部。今但十餘。齋會聚集。各爲一處。是猶同赴齋清。其截然分土。不知始於何時。今天主教皆羅刹。力距佛。佛以羅刹名被之。夜叉戾厲。洋人巧器亦呼爲鬼工。（吾於洋鬼子一名今始得其一解）而羅刹安之。其自言知識在腦不在心。蓋爲人窮工極巧。而心竅不開。在彼國爲常。在中國則爲怪也。乃好誘人爲之。而自述本師之事。亦不求所本。然則耶穌在羅刹爲持世之人。而他部之人入其教則亦無心肝之人矣。

後一文出瀛環志略卷三。其說稍近事實。但仍以其爲火教。惟較之前此諸人牽強附會者。有雲泥之別矣。

按上古時波斯天竺皆事火神。拂菻以西皆事天神。事火神者。拜旭日或燃柴薪。向之以禮拜。民非火化不生。非白日則宇宙無睹。故兩地之夷。上古卽有此俗。義起報本。非邪神也。事天神始於摩西。時在有商之初。（原注沃丁年間）託言天神降於西奈（Sinai）山。（原注在阿刺伯境

內)垂十誠以教世人。七日安息禮拜。卽起於此。距教祖之生。尙隔一千數百年。乃洋教之所自出。非卽洋教也。天竺自佛教興。而祀火之俗改。今西域之乾竺特。南印度之孟買。仍有拜火之俗。是其明證。波斯則自唐以前尙未改。後其國爲回部所奪。始改從回教。然至今禮拜仍兼拜火神。故末惡嶼有太陽火神古殿也。中國自前五代時。有祆神祠。又有胡祆祠。火神祠。唐時有波斯經教。天寶四年。詔改兩京波斯寺爲大秦寺。又有景教流行中國碑。建中二年。大秦寺僧景淨(Adam)述。今考祆字從示從天。卽天神。其教起於拂菻。(原注卽猶太摩西初建此國。耶穌乃其裔孫。)本大秦國之東境。(原注大秦卽意大利之羅馬國。漢人因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稱爲大秦。其本國並無此名。)謂胡祆之卽祆神。祆神之卽天神。(卽注祆字本中國人所造。西土不同文。安得有此等字。)而屬之大秦似也。(原注拂菻自漢初隸羅馬。至唐時乃爲阿刺伯所奪。)是卽西教之嚆矢也。若火神教則出自波斯。與大秦無涉。謂爲火祆。則已混火神於天神。謂波斯教出於大秦。則又遡本支於異姓。景教一碑。尤爲荒誕。景教卽火教。中間景宿告祥。懸景日以破暗府。亭午昇真云云。皆指太陽火也。(原注又云判十字以定四方。七日一薦云云。)

又牽涉洋教。其所謂三一妙身。无元眞主阿羅訶者。不知何人。而一切詞語。又皆緣飾釋氏糟粕。非火非天非釋。竟莫名爲何等教矣。蓋波斯之火神。本其舊俗。而佛教行於天竺。乃其東鄰。天神教行於大秦。乃其西鄰。至唐代則大秦之洋教。又已盛行。胡僧之黠者。牽合三教而創爲景教之名。以自高異。中國不知其原委。遽從而崇信之。正昌黎所謂惟怪之欲聞者耳。又碑中云。貞觀十二年。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阿羅本果自大秦來。其爲洋教無疑。其經當卽歐羅巴所傳之教書。（原注其像當卽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像）乃當時不聞有此。而其所謂景教者。依傍於波斯之火神。潤色以浮屠之門面。是不可解也。自唐以後。佛教盛行。胡祆火祆之祠。波斯大秦之教。俱不復見。據泰西人所記載。惟阿非利加北土之阿比西尼亞（Abyssinia）尙有大秦教名。亦是波斯火神矣。

前引考證諸文。凡流行中國外來諸教。皆牽附在內。而獨遺與基督教有密切關係之猶太教。（卽挑筋教）不可解也。檢尋久之。始於同治年間未詳何人撰辟邪紀實一書中。發見「天主邪教入中國考略」一文。此書三卷。附錄一卷。此文在上卷十五十六頁。書末附有紀實考證書目。其中有

一部份撰述。現已不可得見。爰錄其文。并附書目於後。或亦研究基督教流行中國史者所欲知也。撰此文者自署曰「天下第一傷心人」。或爲當時身受「教案」苦痛之一人。故發爲此論。就研究同光間排外心理言。此文之價值甚重。就考證言。除牽合猶太教回教之外。實無其他特點。余因此文。聯想及於唐代之摩尼教。摩尼挾回鶻之勢流行中國。七六二年。回鶻兵入東京。與一八六〇年英法兵入北京之勢無以異也。新唐書（卷二百十七上）回鶻列傳所誌迴鶻橫暴事。不一而足。一則曰。「回紇至東京。放兵數剽。人皆遁保聖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回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益橫。詬折官吏。至以兵夜斫含光門（皇城南門）入鴻臚寺。」再則曰。「回紇留京師者。曹輩掠女子於市。引騎犯含光門。皇城皆闔。詔劉清潭慰止。復出暴市物。奪長安令邵說馬。有司不敢何詰。自乾元（七五八至七五九）後。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緡。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鴻臚。駑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爲償六千。十年（七七五）回紇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貸勿劾。又刺人東市。縛送萬年獄。首領劫取囚。殘獄去。都人厭苦。」三則曰。「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應有摩尼在內）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貲殖產

甚厚。」四則曰：「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姦。」其專橫若此。故結怨亦深。至八四三年。迴鶻帝國瓦解。所保護之摩尼。當然受其影響。故有「收摩尼書若象燒於道。產費入之官。」（新唐書卷二百十七下）禁斷摩尼教之舉。勢所必然也。同光間之教案。未始非受外交之影響。而教師之偏護無賴教民有以致之。不然外教之流行中國者多。何有薄於摩尼基督哉。

辟邪紀實天主教入中國考略曰。歷考天主教諸書。謂其教自漢以來。已入中國。證之史鑑。皆無明文。惟考雜紀載。猶太國烏合利之黨。於宋隆興元年貢五色棉五色布。借此勾結匪徒。插足中國。佯以勸善爲名。襲后稷誕生事。謂伊教祖耶穌爲其國童女馬利亞所生。教人崇奉天主爲事。且能代人贖罪致福。有求必應。以此惑人。遂得私建清真妖神等寺於河南開封府。名其教曰天竺。因烏合利初從北天竺來。後改名挑筋。妖書云。耶合華擊傷雅各脾後。猶太人食肉必挑去脾筋。因以名教。旋跡敗露。寺亦毀。元至元十六年。夷匪五思達等。復貢西洋布。西洋鏡等物。混入中國。重建清真寺於開封府。明永樂十九年。夷匪俺誠以醫術入中國。寄居其寺。得以妖言惑定王。傳令賜香。其寺重修。二十一年復賄當道奏聞。有功賜姓爲趙。授錦衣都部指揮。升浙江指

揮。正統十年。匪徒李榮等重建前殿。天順三年。匪徒高鑑趙應承趙瑛石斌張暄等。夥造妖書三部。置清真寺。五年。河水淹沒。匪徒艾敬李榮等。復出資重修。成化元年。匪徒高鑑等增修後殿。仍安置妖書。弘治二年。匪徒趙瑛金鍾趙俊俺都刺曹左傳儒等。又增造妖書。廣置地基。建造妖寺。分黨於陝之西安。浙之寧波。徧傳邪教。且僞造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序。載大秦國阿羅本載真經至長安。貞觀十二年。太宗詔所司於義寧坊造大秦寺。並及高宗肅宗代。宗德宗皆崇尊其教。廣建祠宇。首載寺僧景淨述。末載建中二年立。朝議郎呂李巖書云云。埋西安府城外。伴掘之。以證其教由來之久。至明天啓崇禎時。則海防盡弛。要地任其出入。匪徒利瑪竇徐光啓龍華民 (Longobardi) 湯若望 (Schall von Bell) 等得相繼以奇技淫巧炫惑當時。繼致自宮中扶乩。列祖列宗降壇。指用人材。妄極不經之舉。所指用則皆從教之流。借此廣傳其教。此明綱所以不振也。而我朝復寬大爲懷。加當事諸人辦理不善。惟貪一時苟全。不計後來實禍。雖康熙時碣石鎮統兵陳昂具奏。極言夷患當防。而儒臣羣議。不以爲然。卒釀今日之事。嗚呼。以數萬里語言不通之夷匪入中國。而任其縱橫自如。如是者。亙古未有之前聞也。(原注按後漢書新唐書有

及其教者。殊不足據。皆後人附會詞。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是也。）

此外近數十年來考證此碑者甚夥。如中西紀事論景教碑。李文田論景教碑諸文。持論不外前引諸說。茲亦無暇備引。至洪鈞撰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九景教考）始斷爲今之基督教。三十年前。楊榮銜撰景教碑文紀事考證。始得其詳。但所考者教義多。而楊譯碑下三行敍利亞文。亦誤。惟所輯史文不少。雖有誤引摩尼教文。然亦可供參考。近年錢文念劬著歸潛記。（丁編之一）始用科學方法撰景教流行中國碑跋。茲錄其文。以殿此篇。

自景教碑出土。而何教名景。實增學者一番探討。學者非不知大秦之奉基督教也。非不知此碑十字七日之說之卽指基督教也。徒以碑文有波斯觀耀之句。碑下有似回非回似梵非梵之字。遂不得不於回佛祆摩基督之外別求所謂景教者。博學如嘉定錢氏。仁和杭氏。順德李氏。且不敢定爲基督。固由愈博學愈不敢率斷。亦苦無載籍以爲之證也。至吳縣洪氏鈞以文學儒臣。奉使西歐。始據西文書斷爲卽今日西教。惟洪氏以補史餘筆。偶焉涉及。故言之未詳。有番禺楊榮銜者。基督信徒也。頗讀中國書。撰景教碑文考證三卷。所考綦詳。惟彼志在闡明教說。故廣引新

舊約。不免多所附會。予以爲非將碑中三數實事名詞及碑額雕刻教標。詮證真確。必不能徵信於學者。其他文人詞藻。非所重也。（原注碑文必當時華人代筆。非大秦僧景淨自撰。）碑中所謂阿羅訶。所謂彌施訶。所謂娑殫。所謂廿四聖。廿七經。以及所謂室女誕聖。波斯靚耀。三一分身。亭午昇真等句。碑額兩旁之基路冰。正中之十字紋。碑下似回非回似梵非梵之文字及紀年。皆彼教確證。知此而景教之爲基督教何難永定。景教者。基督舊教之聶斯托爾派（Nestorian-isme）也。據碑。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十二年爲建寺。則教入華境必在七世紀之初。入中國後。不能不定一名稱。而西文原音弗諧於口。乃取新約光照之義。命名曰景。景又訓大。與喀朶利克（catholique）原義亦合。可謂善於定名。當四世紀初年。以羅馬帝之允許。得公然行景教。其季年（三八〇）有聶斯托爾（Nestorius）者。（原注東羅馬教士。以著書得名。擢康斯坦丁堡之教長。）創議言耶穌乃人體之爲推沃菲洛（Theophore）者。而非真神。推沃神也。菲洛特也盛也。此喻耶穌體爲盛神之器。其意以爲耶穌之母瑪利。僅產耶穌之體。不產耶穌所盛之神。不當崇稱神母。時神母之說方昌。聶氏獨犯衆論。四三一年。以弗所（Ephese）之宗教會議大斥

之。謂神與人既合於耶穌之一體。則瑪利所產之耶穌體。便是神體。豈有產神體之母而不宜稱神者。聶說敗。并禁其傳道。聶乃出奔波斯。逾四年。竄死。四九八年。聶派之徒獨開會議於波斯。定名曰喀朶利哥司(Catholicos)派。自是聶派由波斯逐漸而東。以至中國。西書所載如此。并斷景教流行中國之肇始於聶派。聶派由陸路東來。頗弗敢聲。未始不仗波斯教力以達於華。華人但知其從波斯來。不知其非波斯教。讀長安志。冊府元龜。知初名其寺曰波斯。繼乃更名大秦。大秦之爲國也。本非西名。聶派人姑以中國向有之名名其所從來耳。漢書西域傳之大秦。指今日之羅馬。確無疑義。新舊兩唐書之大秦。一名拂菻。則因立國康堡者之號東羅馬也。亦遂移大秦之名以稱康堡。羅馬爲宗教之根本。康堡又聶派所從來。大秦爲中國所通稱。以名景寺。誰曰不宜。惟當時西方教士不知其教之已東。利瑪竇於十六世紀來華。尙未知景教何代流行於中國也。舊教自斥逐聶派奉祀瑪利以後。至十六世紀新教出。而瑪利又受排擊。中國聶斯托爾派又爲耶穌乙脫(Jesuites)及各新派所擠。據西書載。元憲宗時。教宗遣使路卜洛克(Rubruquis)和林。傳譯者爲聶派人。(原注馬哥博羅所著書亦言中國多彼教人是元初景教已盛)又

同光間。俄占伊犁時。有聶派三四百人淪異域。俄人招令歸附。誓不從。（原注兩事均見洪考）  
可見聶派以北方爲多。此景教入華鼻祖也。

按錢丈以拂菻爲東羅馬之說極是。然大秦之名甚泛。景教專有所指。似應分別言之。聶斯托爾原爲敘利亞人。其教創在波斯。與其名景寺爲大秦寺。不如名景寺爲苦寺。苦者。唐時敘利亞地名之對音也。緣景教入唐之時。敘利亞卽爲大食所據。而名其地曰苦（Schâm）七五一年。唐與大食之戰。高仙芝兵敗。怛邏斯城。杜還爲大食所虜。曾至其國。後脫還撰經行記。（通典引）云苦國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有大川 Euphrates 東流入亞俱羅。（按應作亞羅俱。卽今之 Irak 國）北接可薩（Khazar）突厥（Turk）云云。此敘利亞可考之古名。初見於載記者也。唐書大食列傳苦國一條。卽本此記。則景教之母國卽此苦國。其教祖爲苦人。而其用語又爲古苦語之 Estran-  
celo 式語。不能因其教爲羅馬教之一支。便名之曰大秦。亦不能以景教一派概括一切基督教派。唐代之稱外國常用古名。然常非古地。取新唐書地理志所列西域四鎮以西十六都督府州之名證之。可以見已。

附辟邪紀實考證書目

- |        |       |       |
|--------|-------|-------|
| 四庫全書提要 | 腐公日記  | 海國紀略  |
| 教匪紀略   | 海國見聞  | 迪菴文集  |
| 簷曝雜記   | 紅豆齋雜記 | 澳門聞見錄 |
| 辨志齋雜記  | 西洋記   | 香港竹枝詞 |
| 廣東通志   | 廣金石萃編 | 復山瑣錄  |
| 海外新編   | 荔室叢談  | 浮海日記  |
| 定海縣志   | 密雲齋隨筆 | 海錄    |
| 西洋廣記   | 廣見錄   | 明史    |
| 四夷朝貢圖  | 舟車聞見錄 | 西溪叢語  |
| 冊府元龜   | 島夷志略  | 異域聞見錄 |
| 辟異記    | 澳門游紀  | 芸窗餘話  |

粵游紀程	浮海雜誌	愛山詩集
每月統紀傳	懷真文集	廣東竹枝詞
養吾雜紀	澳門紀略	西山餘草
海外紀實	西陽雜俎	乘槎隨筆
海防要略	醒齋筆記	愚溪文稿
嘆咭喇小記	夷教紀源	徵信錄
西洋志略	知足齋文集	夷情論略
新唐書	西夷雜志	紅毛通商記
來齋金石考略	復道齋筆記	留雲閣遺稿
粵海奇聞	閩游草	嘆咭喇地圖說
西夷傳教說	海防餘論	知味齋文稿
果亭文集	海游紀事	回心寶鑑

西域圖志

海外斯聞

粵中紀事

澳門紀俗

鎖暑閒談

天主教考

潛研堂金石跋尾

遠山堂稿

退思軒隨筆

顯報錄

異見新聞錄

崇正錄

浮海新聞

見衷集

烈皇小識

紀嘆咭喇

求古書屋外集

瀛涯勝覽

省齋記事

懷仁堂雜著

西樵漫筆

西域志

雲水堂集

醫方輯驗

綏寇紀略

邊疆防範

盛世芻蕘

醉月軒稿

防微要義

西洋鑑

究心集

後漢書

洋防備覽

飄洋記

遠見集

邊防事證

平游心譚

談鐸

果報錄

海國聞見錄

願安集

海國圖志

果園詩集

西游紀見

景教源流考

甲辰紀游集

玉壇寄興錄

管見錄

各路鈔報

糊塗集

天學正辨新編

福音奧旨

安南紀游

坤輿圖說

耶穌神妙全函

倦遊錄

外國地理備考

職方外紀

尊鄉贅筆

寰有論

錢氏景教考

風土廣聞

萬有真原

廣東勸民歌

勞勞集

西方聖人論

供詞

京都雜識

新約全書

廣福編

浪跡叢談

格致全編

空際格致

景教續考

七克

萬國全圖集

香山縣公稟

約翰指程

剎羅經

天鑑

聖教切要

靈言蠡勺

普救全編

博物新編

全體新論

掃雲記

天學初函

天學續編

天主實義

亞孟福靈經

四典要會

西學

耶穌教略

舊約創世說

舊約全書

天路指明

口鐸

聖言廣益全編

釋教正謬

求真自證

天學傳概

交友論

理符經

上根都慈經

西瑟曲意

約翰新編

歷學全書

求真寶讚

英華書院課程

畸人

明聖要旨

約翰外編

耶穌洗罪經

救世新編

天書發祕

彌爾蘇撒經

哈提密爾蘇爾經

羅福真詮

永福編

儒學勘誤

各路新聞紙

天學尋源

三字天書

天路歷程

仁會經

聖書發明

甲乙二友論述

小學正宗

天教正源

天學求師說

聖教舉隅

辯學遺牘

指迷編

### 三 唐代之景教

景教以六三五年入中國。迄八四五年禁斷。共流行唐代者二百一十年。中國載籍不乏關於景教之記述。爰鳩集諸文。證以碑語。以明唐代景教之經過。晚唐迄宋。其教似已絕跡於中國。逮蒙古入主中國。始又隨之以來。而以「也里可溫」自號。除馬可波羅(Marco Polo)及阿多利(Odoric de Pardenone)遊記略有記述外。陳君援菴撰元也里可溫考。所輯史料甚多。茲編所錄。故僅以有唐一代爲限。

景教入中國。始於六三五年。惟碑文誌有其事。史籍不見著錄。

碑云。太宗文皇帝光華啓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六三五)。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

考外國教師之至中國。或出於自動。或出於被動。如周之達摩笈多 (Dharmasupta)。「聞支那大國三寶興盛。同侶一心屬意來此。」此自動之例也。被動有出於武力之強迫者。如後秦滅涼。迎鳩摩羅什 (Kumarajiva) 入關之例是。有「遠地遊方。適值兵亂。歸路不通」而至中國。如齊之那連提黎耶舍 (Narendrayasas) 是有因「使臣入蕃。因與相見。將以東歸」如唐之光智 (Prabhakararmitra) 是有因中國「發使求訪與經俱來」如梁之真諦 (Paramartha) 是有「道化之聲。播於遐邇。鄰國聞風。遣使要請。」如宋之求那跋摩 (Gunavarman) 是有中國沙門遊履外國。聞名要請。如秦之佛馱跋陀羅 (Buddhabhadra) 是。(均見高僧傳及續高僧傳) 有因外國上表獻入。如吐火羅 (Tukhara) 王獻摩尼教大慕閣 (mone) 之例是。(見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一) 以上諸例。得適用之於景教阿羅本歟。阿羅本之至長安也。宰臣郊迎。問道禁闈。其人其教。必已知名。質言之。有人介紹。不然決不以十年後待玄奘之禮待之。然則由何人介紹耶。考阿羅本等至長安之年。適當大食東取波斯之後。景教自倡立以來。至是已百餘年。其根據地皆在波斯。必因大食之侵。避亂東徙。行程所經。必由西域疏勒于闐龜茲高昌諸國。考新唐書于闐傳。貞

觀九年。于闐遣子入侍。疏勒傳。是年遣使獻名馬焉耆傳。自隋亂。磧路閉。故西域朝貢多道。高昌。（均見卷二百二十一上）又舊唐書卷三。貞觀九年夏四月。康國貢師子。五月庚子。太上皇崩。壬子。李靖平吐谷渾於西海之上。由是觀之。阿羅本等之來。或由李靖得之於吐谷渾。此一說也。但阿羅本似不至捨新疆而遠至青海。以前東來諸僧。曾取道吐谷渾者。惟六世紀中葉結侶同行之閣那崛多（Jinagupta）等五人。（續高僧傳卷二）此外取陸路者。皆循南北兩道。然則取北道之高昌歟。又一說也。九年前唐使在高昌將光智東歸。八年前玄奘西行。亦曾取道其境。受其王資供。非不可能也。顧阿羅本必須有人介紹通知。始命宰臣郊迎。卽玄奘之歸。亦由于闐一表。當是之時。「文泰與西突厥通。凡西域朝貢道其國。咸見壅掠。」（新唐書同卷）距亡國之時。僅有五年。則阿羅本似必不取北道。必遵十年後玄奘歸途所經之南道。而其介紹之人。必非獻馬之疏勒貢使。獻師子之康國貢使。必爲是年入侍之于闐王子。按于闐按其國「喜事祆神浮屠法。」當時波斯人必有至其國者。阿羅本隨于闐王子至長安。其時必在高祖歿後。太宗或因父死。天良激發。懺悔其從前殺弟殺兄殺叔之罪惡。一反其以前「詔私家不得輒立妖神。妄設淫祀。祠禱一皆禁絕。其

龜易五兆之外。諸雜占卜亦皆停斷」(舊唐書卷二)之行爲。故於諸種宗教皆優容之。而阿羅本適應時而至。乃有翻經問道之舉。其待佛教亦異從前。八年前玄奘結侶表請西行。有詔不許。及其歸也。遣使奉迎。從者若雲。見於內殿。迎慰甚厚。貞觀初年。西僧至者。惟光智一人。乃因宗王使高昌表奏。始行徵入。是後接踵而至者。不絕於途。摩尼回回諸教。亦繼之東漸。由是觀之。皆于闐介紹之力。則于闐不惟有功於佛教而已也。

予之假說以爲阿羅本隨于闐侍子入朝。必有難者曰。是年康國亦有貢使。前一年龜茲吐蕃高昌女國石國亦遣使朝貢。除吐蕃及女國(Suvarnagotra)不成問題外。亦可主張康石龜茲使臣入朝一說也。予曰。龜茲與高昌接境。或因睦鄰之關係不爲壅掠。但遠人假道。必不冒險經行高昌。石國高昌亦不成問題。所餘者康國。據斯坦因(Stein)氏在新疆所得之沙洲都督府圖經。蒲昌海(Lop Nor)南鄯善故地。有康國大首領康艷典。於貞觀中東來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隸於沙洲。按其地卽古之樓蘭。玄奘經行之納縛波。(西域記卷十二)則康國人東來。中間已有驛站可止矣。當時康國人之東徙。與大食之勃興不無關係。阿羅本似亦可隨康國人而取南道。考穆

罕默德以六三二年死。大食遣兵東攻。波斯西南陷沒。波斯王伊嗣俟退保東北之呼羅珊 (Khorasan) 與穆國 (Merv) 安國 (Bokhara) 康國 (Samarkand) 史國 (Shehr-Sebz) 相接。景教由北東漸。亦非不可能之事。第考景教碑下僧行通 (Iazedbouzid) 之敘利亞文記載。謂其人爲吐火羅之 Balh 城長老彌利 (Milis) 之子。此 (Balh) 城。卽梵文之 Bahlika。希臘之 Bactriane。史記之大夏都城。今阿富汗國北境之 Balkh 也。景教東來。當取途於烏澹 (Oxus) 河南之大夏。不應北越烏澹遠至古之康居。今之撒馬爾罕 (Samarkand)。景教徒之行程。蓋由大夏經行巴達克山 (Badakshan) 葱嶺 (Pamirs) 蒲犂 (Tash-kurghan) 而至和闐 (Khotan)。遵玄奘之歸途而至長安。玄奘西域記瞿薩旦那。(卽古于闐今和闐) 僅記佛教書跡。於唐書之祇神。沙洲圖經之康國人。皆略而不言。吾人不能謂于闐獨信佛教。不奉火祇。不接景衆也。予非固執于闐侍子介紹景教阿羅本之說。但考證之結果。暫時祇能主張此說也。

阿羅本至長安三年之後。太宗勅建景寺一所。並度僧二十一人。惟碑載寺名大秦。大秦蓋爲天寶四年 (七四五) 以後之稱。建碑時已改名三十六年矣。其初凡祇教景教之寺。皆名波斯寺。或波

斯胡寺。據後引唐會要。長安志。兩京新記所誌。可以知之。碑云造大秦寺云云。非勅建時之寺名。乃改名後之寺名也。

碑云。貞觀十有二年（六三八）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輕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宣行天下。所司卽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宗周德喪。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帝寫真。轉模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聖迹騰祥。永輝法界。

按右文王溥唐會要卷四十九已節引之。檢唐大詔令集未見此詔。或在所闕二十三卷之中。會要略云。

貞觀十二年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波斯僧波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生成立要。濟物利人。宣行天下。所司卽於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按唐會要作波斯不作大秦。足證其名後改。至義寧坊有波斯寺。宋敏求長安志「熙寧九年（一

○七六)序」卷十已見著錄。據云。

義寧坊「原注本名熙光坊義寧元年(六一七)改」街東之北波斯胡寺。(原注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

右注阿羅斯。顯爲阿羅本之誤。又考唐韋述(玄宗時人)兩京新記。所誌亦同。

義寧坊十字街之東北波斯胡寺。次南曰居德坊。

又據碑文。高宗時(六五〇至六八三)諸州各置景寺。則當時景教不止一寺。亦不止一碑。將來或有第二碑之發見歟。

碑云。高宗大帝克恭續祖。潤色真宗。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

又據碑文。六九八年至七一二年間。長安洛陽皆有景寺。曾爲釋子士夫之所訕謗。故李之藻云。「聖曆則武氏宣淫。先天則太平亂政。貞衰既相挺。水火應必煎烹」也。賴有僧首羅含。大德及烈。維持其教。得以不墮。按沙畹在亞洲報中謂後見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年入貢之「大德僧及烈」。

卽是此人。或先時回國至開元二十年（七三二）又隨貢使而來。此說亦有價值。但予別有說也。碑云。聖曆年（六九八至六九九）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七一二）末。下士大笑。訕謗於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

考長安志卷十。六七七年時。波斯王卑路斯奏請置波斯寺於醴泉坊。此寺不知爲祆寺抑爲景寺。卑路斯卽薩珊（Sassanides）王朝末代之王。伊嗣俟（Isdegerde）之子 Pēruz。唐朝冊封爲波斯王者也。時波斯已入大食。其人大約歿於六七九年前。其子泥涅師嗣王號。六七九年詔裴行儉將兵護還。泥涅師客吐火羅二十年。不能復國。七〇七年歸死長安。至開元天寶入朝之波斯使者。疑爲大食藩鎮。非此虛擁名號之波斯王也。長安志所誌之文如下。

醴泉坊街南之東。舊波斯胡寺。〔原注儀鳳二年（六七七）波斯王卑路斯奏請於此置波斯寺。景龍中（七〇七至七〇九）宰臣宗楚客築此寺地入其宅。遂移寺於布政坊之西南隅。祆寺之西。〕

據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所載。泥涅師病死長安以後。波斯一西部獨存。開元天寶間。遣使

十輩。獻碼碯牀火毛繡舞筵。」此波斯使者。應爲大食藩鎮或薩珊遺族。其遣使確在何年。新舊唐書不載。惟兩見於冊府元龜。一作開元二十年（七三二）八月庚戌。一作九月爲異。其爲同一貢使無疑也。

元龜卷九百七十一云。開元二十年九月。波斯王遣首領潘那密與大德僧及烈朝貢。

元龜卷九百七十五云。開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領潘那密與大德僧及烈來朝。授首領爲果毅。賜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疋。放還蕃。

右文所誌之及烈。據沙畹所考。似爲碑文中之及烈。前還本國至此復來者也。但予以爲及烈亦得爲碑文中叙利亞文鄉主教（Korappigopa）一名之省譯。碑文中之景淨、行通、業利、景通、四人。皆有此號。漢文此種譯法。常見不鮮。翻譯者祇翻其音。不辨其義。音長者省之。又常以官號爲人名。如唐宋元明諸史譯梵文摩訶羅闍（Maharaja）（此言大王）其對音經予檢出者不下三十多。作人名。則此及烈亦得爲職名。而非人名也。

又據碑載。玄宗時（七四四年）又有僧倍和來朝。按此後入唐之新僧。疑多來自吐火羅。碑下列名

檢校建立碑僧行通。其叙利亞文名 Iszedbouzid。云爲吐火羅之大夏城人。列名於碑者七十餘。可確知爲波斯人者不過二三人而已。

碑云。玄宗聖道皇帝。令寧國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法棟督燒而更崇。道石時傾而復正。天寶初（七四二）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賜絹百疋。奉慶睿圖。龍髯雖遠。弓劍可攀。日角舒光。天顏咫尺。三載（七四四）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問化。望日朝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宮修功德。於是天題寺榜額載龍書。

右文所謂「天題寺榜額載龍書」事。應爲天寶四年（七四五）九月後事。唐會要卷四十九所誌詔改寺名一事。可以證之。據云。

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者。亦準此。

右詔謂波斯經教出自大秦一語。或因其教祖聶斯脫留斯（Nestorius）爲叙利亞人。改從本籍歟。天寶四年時（七四五）白衣大食王朝（Ommeiyades）亡。後六年。黑衣大食王朝（Abbas-

sides) 興。五年之間。其國大亂。景教徒此時或不欲與波斯祆教大食回教相混。而請改稱大秦。願此後大食國之國勢尙未衰也。其國境東抵新疆。西接羅馬。教主阿蒲茶(唐書誤作恭)拂 (Abu Djafar) (七五四至七七五) 曾以兵助代宗平兩京。(舊唐書卷十。至德二載(七五七)九月丁亥。元帥廣平王統朔方安西迴紇南蠻大食之衆二十萬東向討賊。) 教主訶論 (Harun al Rasid) (七八六至八〇九) 時「與吐蕃相攻。吐蕃歲西師。故鮮寇邊。」(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一下。)

又據碑載。肅宗(七五六至七六二)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則甘肅北方昔已兩次建立景寺矣。

碑云。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又據碑載。代宗時(七六三至七七九)亦有錫天香頌御饌之事。

碑云。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爲。每有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衆。且乾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享壽。

吾人至是進入建碑之時代矣。惟引證碑文以前。請先考證選述碑文之景淨。究爲何許人。據敘利亞文。其人之名銜爲中國(Sinestan)之長老(qassisa)鄉主教(Korappisqopa)教父(Papas)亞當(Adam)。吾人譯 Papas 爲教父。而不用教皇者。緣希臘語 Papas 之義爲父。基督紀元初數百年間。凡大主教主教長老等。皆有此稱。後日羅馬教會乃獨用以爲教皇之號。但今日希臘尙名其教師爲 Papsa。俄人亦名 Pope。此名非教皇所專有也。西人之譯此名者。法國人不願用 Pape。英國人不願用 Pope。卽拉丁文同一音義之 Papsas 亦屏而不用。蓋誤以中國昔亦有教皇。可見成見誤人。先入爲主也。此時之景淨。決爲要人無疑。則 Papsas 之義。雖不能謂爲教皇。亦得謂爲總領中國景教之教主。然吾恐羅馬派教徒之非難。特譯爲「教父」。與希臘拉丁英法俄文之義皆通。且與今日中國白話「爸爸」之義亦不背也。

景淨之敘利亞文名銜旣已得聞矣。究竟其人爲何人耶。關於此問題。日本佛學名宿高楠順次郎已在釋藏中尋出其人之蹤跡。(通報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刊)今據其說。用以尋求此景淨在建碑前後所作何事。其人蓋已與北印度迦畢試(Kapisa)國沙門般刺若(Prajna)發生關係矣。

今據宋高僧傳卷三。先述般刺若。

宋高僧傳略云。般刺若。此云智慧。姓喬答摩 (Gautama) 氏。北印度迦畢試國人。七歲出家。專習小乘 (hinayana)。後詣中印度那爛陀 (Nalanda) 寺。稟學大乘 (Mahayana)。復遊雙林。經八塔。往來瞻禮。十有八年。常聞東方大國。文殊 (Manjusri) 在中。錫指東方。誓傳佛教。泛海東邁。垂至廣州。風飄卻返。執師子國 (Sinhala) (今之錫蘭) 又集資糧。重修巨舶。遍歷南海諸國。建中元年 (七八〇) 載所齋經論。至於廣州。貞元二年 (七八六) 始屆京師。見鄉親神策軍正將羅好心。卽慧舅氏之子也。將至家中。延留供養。貞元八年 (七九二) 上表。舉慧翻傳。有勅。今京城諸寺大德名業殊衆者。同譯得闍賓三藏般若。開釋梵本。(按闍賓在唐時已爲迦畢試之別名。而般若之梵名還元。又卽般刺若之異譯。予疑卽一人兩名。但般若又別有傳。) 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 (satparamitasutra) 經十卷。

右文之般若。漢文似甚精通。蓋宋高僧傳卷十五圓照傳中。有般若三藏續古今翻譯圖紀三卷。與未解唐言之般刺若似。又別爲一人。但圓照撰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又不名般刺若。而名其人爲般

若其與景淨發生關係。卽見此錄。其上文與宋高僧傳同。茲引其後文於下。

乃與大秦寺波斯僧景淨。依胡本（此胡本疑是康居文本）六波羅蜜經譯成七卷。時爲般若。不閑胡語。復未解唐言。景淨不識梵文。復未明釋教。雖稱傳譯。未獲半珠。圖竊虛名。匪爲福利。錄表聞奏。意望流行。聖上濬哲文明。允恭釋典。察其所譯。理昧詞疎。且夫釋氏伽藍。大秦僧寺。居止旣別。行法全乖。景淨應傳彌尸訶（Messiah）教。（按基督教之彌尸訶與釋教之彌勒亦可附會。）沙門釋子。弘闡佛經。欲使教法區分。人無濫涉。正邪異類。涇渭殊流。

按宋僧傳及貞元錄所譯之經。皆爲六波羅蜜。惟一爲十卷本。一爲七卷本。十卷本現存藏中。題爲唐闍賓沙門般若譯。予終疑兩般若爲一人。蓋宋僧傳兩傳。般若刺若傳甚詳。而般若傳惟言其人闍賓國人。七九五年譯華嚴經後分四十卷。八一〇年譯本生心地觀八卷。不詳所自來。亦不書例書之「不知所終」一語。截頭斷尾。不成爲傳。此二名必在同傳之中。贊寧見其名略異。析爲兩傳。又考歷代西僧。單以般若爲名者。惟此二傳。此外複名。則有續高僧傳卷一之婆羅奈（Varanasi）婆羅門般若流支（Prajnaruci）。宋高僧傳卷三共菩提流支（Bodhiruci）譯經之天竺沙門波若

屈多 (Prāgnapūta) 其以般若綴於複名之後者。亦有三人。諸僧傳中以般若爲名者止此。而皆不同時。惟此二人同時譯經。故予以爲一人。至其未解唐言疑在先。撰圖紀疑在後也。七卷本之六波羅蜜。經德宗之審核。遂以不傳。其中譯文必有可觀。蓋以基督之徒譯釋迦之經。其中必有許多附會牽強之處。據吾人今日之揣想。德宗以帝王審察譯經。必不能如今日審定教科書之詳細。開卷之時。必見其乖。故有理昧詞疎之評。按今本六波羅蜜十卷。共爲十品。若不退轉。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波羅。七品。不難附會。尙不成問題。陀羅尼 (dhāraṇī) 發菩提心。二品。爲景教所無。必會省略。所謂詞疎者。必指此也。至第一品之歸依三寶品。景淨或以「三一妙身」之三位 (triṅśa) 代三寶 (trīṅśa) 或以基督上帝代佛。以舊約新約代法。以景衆代僧。所謂理昧者。必指此也。雖以極疎略的帝王審察。開卷不難見其殊異。延基督教徒爲佛經譯手。爲中國譯傳中空前絕後之事。故予考之不厭其詳。此事距玄奘時約百五十年。距義淨時約百年。距不空死後僅十餘年。何譯匠缺乏一至如此。則當時之譯業亦從可知矣。

又據碑載。肅宗時郭子儀總戎朔方。命景僧伊斯從行。緣當時安史之亂。勤王之師。有朔方安西迴

鶻南蠻大食之衆。伊斯此行。不特參戎事。且供翻譯也。逆料昔日軍中舌人。必定甚多。不僅伊斯一人。碑中有達娑 (Saras) 一名。卽波斯稱景教徒之號。觀碑文語意。此碑應爲伊斯之墓碑。伊斯葬所。必在盩厔。

碑云。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效節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總戎於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臥內。不自異於行間。爲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頗黎。布辭憩之金闕。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輦斯飛。更效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餒者來而飴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

考碑文年月爲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質言之。正月初七日。西曆七八一年二月四時。大耀森文爲安息語 *ev-sambat* 之譯音。此言日曜日而已。碑文全文後詳。碑上附刊立碑諸人之名。其漢名叙利亞名對照表。爲前此考證諸書所無。亦附卷末。

自七八一年至八四五年間。景教尙流行於中國也。據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七。舒元興撰八二四年重巖寺碑序。可以知之。但至八四五年。遂與外來諸教同遭劫運。考其動因。蓋受摩尼教及佛教之累。初摩尼教流行中國。倚迴鶻爲護符。八四三年。迴鶻帝國瓦解。遂禁斷摩尼教。「收摩尼書若象燒於道。產貨入之官。」（新唐書卷二百十七下）。「勅天下摩尼寺并令罷廢。京城女摩尼七十人皆死。在回紇者流之諸道。」（佛祖統紀卷四十二）摩尼寺既可罷廢。先後同至之祆景兩教。自難獨存。時唐武宗志學神仙。師事道士趙歸真劉玄靖等。八四四年。歸真等每對帝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蠱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八四五年。又事排毀。而拆寺之請行焉。祆教景教遂亦聯帶波及。顧當時回教已經流行中國。不知緣何未列其名。茲將舊唐書（卷十八上）武宗本紀所誌關於此事諸文。錄繫於左。

會昌五年（八四五）夏四月。勅祠部檢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數。大凡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

秋七月庚子。勅併省天下佛寺。中書門下條疏聞奏。據令式。諸上州國忌日。官吏行香於寺。其上

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聖尊容。便令移於寺內。其下州寺並廢。其上都東都兩街。請留十寺。寺僧十人。勅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廢毀。其合行香日。官吏宜於道觀。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兩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中書又奏。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爲農器。金銀鍮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勅出後。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內。依舊。又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旣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

八月制。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浸興。是由季時。傳此異族。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於蠹耗國風。而漸不覺。誘惑人意。而衆益迷。洎於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

致也。況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剷除不盡。流行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協予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蠱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祓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游惰不業之徒。已踰十萬。廢丹雘無用之室。何啻億千。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爲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尙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意。

新唐書卷五十二食貨志所誌較舊書略異。據云。

武宗卽位。廢浮圖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祓二千餘人。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爲兩稅戶。人十畝。以僧尼旣盡。

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耆壽。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八所誌大致同唐書。據云。

會昌五年秋七月。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鏡磬以鑄錢。

右引三書皆大秦穆護祆（舊書祆應爲祆之訛）並稱。按穆護卽古波斯語 *megush* 之對音。卽希臘文之 *magos*。拉丁文之 *magus*。英文之 *magian*。法文之 *mage*。是已在祆教經典 *Avesta* 之中。則名爲 *athravans*。此言火師。要皆祆教之教師也。西溪叢語卷上。謂「貞觀五年（六三一）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奏。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雖混大秦波斯爲一。然祆教穆護。意自明也。然予終疑穆護祆以外。或有其他祆教。此祆教

不能必爲馬質達(Mazda)之教也。

會昌五年(八四五)之國家主義的社會政策。固得以信徒之布施。補當時國庫之空乏。然古物不知毀棄若干。而其對於釋教之效力。只祇能維持二十個月而已。次年三月武宗殂。又次年(八四七)閏三月。宣宗「勅會昌季年併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能禁止。」自是以後。景祇二教會恢復歟。未恢復也。觀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條奏。「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等語。可以知之。合計兩教之信徒。二三千人而已。東來教師。爲數必少。送還本處。似卽驅逐回國。顧當時安西北庭河隴。悉皆淪陷於吐蕃。八六六年雖復河隴。東西往來。已不及盛唐時之便。九世紀時西域貢使來者極少。則此無路可通之外國景衆。終必死於道路。不能如摩尼教徒尙能依託他教以自存也。則在也里可溫至中國之前。吾人可謂基督教傳佈中國第一期之歷史。業已告終。

## 四 景教碑文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 井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

粵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總玄樞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羅訶歟。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萬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泊乎娑殫施妄。鈿飾統精。間平大於此是之中。隙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競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恩情役役。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稱昧亡途。久迷休復。於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戢隱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告祥。波斯覩耀以來。貢圖廿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國家於大猷。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

良用於正信。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真。啓三常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悉摧。掉慈航以登明宮。含靈於是乎既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真。經留廿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開。法浴水風。滌淨華以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臧獲。均貴賤於人。不聚貨財。示罄遺於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慎爲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惟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華啟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於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杖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禮。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卽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宗周德喪。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帝寫真轉模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聖迹騰祥。永輝法界。案西城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

出火纒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寇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潤色真宗。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聖曆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於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玄宗皇帝令寧國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法棟暫燒而更崇。道石時傾而復正。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賜絹百疋。奉慶睿圖。龍髯雖遠。弓劍可攀。日角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宮修功德。於是天題寺榜。額戴龍書。寶裝瓏翠。灼爍丹霞。睿札宏空。騰凌激日。寵賚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深。道無不可。所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爲。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衆。且乾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亨毒。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無愧心。至於方大而虛。專靜而恕。廣慈救衆苦。善貸被羣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階漸也。若

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能樂。念生響應。情發自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效節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總戎於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臥內。不自異於行間。爲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頗黎。布辭憩之金闕。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效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餒者來而飴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

真主无元。湛寂常然。權輿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邊。日昇暗滅。咸證真玄。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亂。乾廓坤張。明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歿舟航。百福偕作。萬邦之康。高宗纂祖。更築精宇。和宮敞朗。遍滿中土。真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災苦。玄宗啓聖。克修真正。御榜揚輝。天書蔚映。皇圖璀璨。率土高敬。庶績咸熙。人賴其慶。肅宗來復。天威引駕。聖日舒晶。祥風掃夜。祚歸皇室。祆氛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功。仁以

作施。鳴谷來威。月窟畢萃。建中統極。聿修明德。武肅四溟。文清萬域。燭臨人隱。鏡觀物色。六合昭蘇。百蠻取則。道惟廣兮。應惟密。強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碑兮。頌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

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衆也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 五 敘利亞文人名表

碑下及左右三面。及景淨寧恕兩行之下。皆列敘利亞人名職名。并附建碑年月。

大秦寺僧景淨述一行下。敘利亞文云。「中國教父兼鄉主教兼長老阿當 (Adam)。」

「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衆也」一行下。文爲「在主教之長公教 (qatoliga) 主大主教訶難尼蘇 (Hanansou) 之時。」

碑下文爲「時在希臘紀元一〇九二年。吐火羅 (Tahouristan) 大夏 (Balk) 城長老彌利 (Milis) 之子長安 (Koundan) 國都鄉主教兼長老耶質蒲吉 (Jazedbouzid) 主建此石碑。」錄救主之法。及在中國諸帝治下傳教之事於上。

此文之後及碑左右兩面。皆爲人名職名。諸職名皆教中職名。絕無華化痕跡。諸人名亦有與漢名音相近者。如右面一行之耶俱摩。特有之音譯也。此外漢名多釋教化。但曜輪。遙越。拂林。(左一)

明泰。曜源。來威。(左三) 普濟。(左四) 寶靈。(右一) 保國。(右二) 諸名亦近類漢名之音。表列如左。以供對照。

敘利亞文

拉丁文

漢文

敘利亞文職務

正面

Adam

Adamus

僧景淨

長老鄉主教中國教父

Hananisou

Hananjesu

僧寧恕

大主教

Lazedbouzid

Lazedbouzid

僧行通

長老鄉主教

Marsargis

dominus Sergis

僧業利

長老鄉主教

Savranisou

Sabranjesu

僧靈寶

長老

Gabriel

Gabriel

長老教正

左面第一行

I Iouhannan

Johannan

僧曜輪

主教

2	Ishaq	Isaac	僧日進	長老
3	Joel	Joel	僧遙越	長老
4	Mihael	Michael	僧廣慶	長老
5	Giouargis	Georgius	僧和吉	長老
6	Mahdad	Mahdad	僧惠明	長老
7	Mshhadad	Mschihadad	僧寶達	長老
8	Apprem	Ephrem	僧拂林	長老
9	Avai	Abi		長老
10	Daouid	David		長老
11	Mouse	Moyse	僧福壽	長老
	左第二行			
1	Bachos	Bachus	僧崇敬	長老修士

2	Elia	Elias	僧延和	長老修士
3	Mouse	Moyses		長老修士
4	Abdisou	Ebedjesu		長老修士
5	Sim'oun	Simeon		管墓長老
6	Iouhannis	Johannes	僧惠通	牧師
左第三行				
1	Ahroun	Aaron	僧乾祐	
2	Petros	Petrus	僧元一	
3	Ayoub	Jobus	僧敬德	
4	Louqa	Lucas	僧利見	
5	Mattai	Mattheus	僧明泰	
6	Iouhannan	Johannan	僧玄真	

7 Iesou'ameh	Jésuamé	僧仁惠
8 Iouhannau	Johannan	僧曜源
9 Sabri:sou	Sabàrjesu	僧昭德
10 Iesou'dad	Jesudad	僧文明
11 Louqa	Lucas	僧文貞
12 Constantinos	Constantinus	僧居信
13 Noh	Noé	僧來威
左第四行		
1 Izadsafas	Izadsafas	僧敬真
2 Iouhannan	Johannan	僧還淳
3 Anous	Anousch	僧靈壽
4 Sargis	Sergius	僧靈德

5	Ishaq	Isaac	僧英德
6	Iouhannan	Johannan	僧沖和
7	Sargis	Sergius	僧凝虛
8	Peusai	Phuses	僧普濟
9	Sim'oun	Simeon	僧聞順
10	Ishaq	Iyaac	僧光濟
11	Iouhannan	Johannan	僧守一
右第一行			
1	La'qoub	Jaobus	老宿耶俱摩
2	Sargis	Sergius	長老鄉主教
3	Gigoi	Gigoi	長老教正博士
4	Polos	Paulus	長老

5 Sim'oun	Simeon	僧審慎	長老
6 Adam	Adannus	僧法源	長老
7 Elia	Elias	僧立本	長老
8 Ishaq	Isaac	僧和朗	長老
9 Iouhannan	Johannan	僧光正	長老
10 Iouhannan	Johannan	僧內澄	長老
11 Sim'oun	Simeon		長老
右第二行			
1 Iaqoub	Jacob	僧崇德	
2 Abdison	Ebedjesu	僧太和	
3 Iesou'dad	Jesudad	僧景福	
4 Iaqoub	Jacob	僧和光	

5	Iouhannan	Johannan	僧至德
6	Soubhal'maran	Schoubhal'maram	僧元宗
7	Sargis	Sergius	僧奉真
8	Sim'oun	Simeon	僧利用
9	Apprem	Ephrem	僧玄德
10	Zharia	Zacharias	僧義濟
11	Qoriagos	Cyriacus	僧志堅
12	Bachos	Bachus	僧保國
13	Ammanouel	Emmanuel	僧明一
右第三行			
1	Gabriel	Gabriel	僧廣德
2	Iouhannan	Johannan	

3 Slimoun	Salomon	僧去甚
4 Ishaq	Isaac	
5 Iouhannan	Johannan	僧德建

右表上列爲敘利亞名。次列爲拉丁文名。三列爲相對漢名。四列爲所掌職務。第三列無相對漢名者闕之。其原有敘利亞職名及拉丁文譯名並漢名。亦附列於下。以供對照。

教父(papas, papas)

大主教(patriarkis, patriarchae)

主教(Appisqopa, eyiscopus)

鄉主教(korappisqopa, chorepiscopus)

教正(arkediagon, archidiaconus)

牧師(msamsana, minister)

長老(qassisa, presbyter)

修士(ihidaia, monachus)

博士(maqriana, doctor)

額探(qabra, qabrae)

五 敘利亞文人名表

## 附錄

### 大秦考

予前說以爲唐之大秦寺應名苦寺。而錢考以大秦爲羅馬。拂菻爲東羅馬。予取其應有之稱。錢考則用統括之號。但予有未盡之說。須附帶說明於此也。

考證大秦之前。應先知西洋史幾種年代。羅馬帝國於三九五年分爲東西。西國亡於四七六年。東國亡於一四五三年。西亞之波斯 (Parça) 紀元前一四六六年安息 (Arask) 王朝建排特 (Parthyaea) 帝國。紀元後二二六年爲薩珊 (Sassan) 王朝所滅。六五二年大食國復滅薩珊。

大秦之名。首見於三國志。魏志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范曄後漢書因之。惟增延熹九年 (一六六) 大秦王安敦 (Antonius) 遣使一事。西戎傳略曰：「自是以西。大宛 (Ura-tepe) 安息 (Parthyaea) 條支 (Assyria) 烏弋 (Alexandria) 烏弋一名排特。此四國次在西。」前漢書安息傳曰：

「安息國北與康居(Sogdiane)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又曰。「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Kasmira)同。」則烏弋爲烏弋山離之省稱。排特卽安息之東境。考紀元前亞歷山大(Alexandre)王建亞歷山大(Alexandria)城於今阿富汗之 Herat。烏弋山離應爲亞歷山大之對音。其地後併入安息王朝。質言之。併入排特帝國。其地在大宛之西。安息之東。西戎傳列於條支之後誤也。

西戎傳曰。「前世謬以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爲強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爲安息西界。」按漢之條支。在古時爲亞敘利(Assyria)帝國。原爲大國。後併入波斯。繼亡於希臘。至秦始皇元年。始入爲安息西界。前世所傳。並不謬也。

西戎傳曰。「大秦一號犁靛。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按犁靛一名。早見史記漢書。後別有考。安息西境近海之地有 Antiochia 城。昔爲敘利亞(Syria)之都城。亦最大之商港。則安谷城應指此地。從安息或敘利亞至羅馬。無論遵陸航海。必先發足於此。

西戎傳曰。「卻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

欲詳此陸道經行何地。當先詳地中海東部著名諸商港。羅馬之商港在 Tiberis 河口。名 Ostia 港。斐洲之大港名 Carthago。埃及之大港名 Alexandria。上二港輸出麥油菓菜。小亞細亞之大港名 Ephesus。敘利亞之大港名 Antiochia。即予考定之安谷城。此港輸出毛布小麥。就古代商道推測。陸路必發跡於安谷城。直北行之海北之 Cilicia。復直西行至 Lydia 之 Sardes 城。自此直南行至 Ephesus。其地應爲西戎傳之一之烏遲散城。其對音雖有異。殆爲三寫之訛。（遲或爲逋之訛之疑行文）所渡之河必爲 Ephesus 之 Cayster 河。週迴繞海者。言航行於希臘羣島之間。至謂「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應作「凡當渡大海六〇乃到其國。」「六日」之一日。疑亦三寫之訛。由安谷至羅馬風利二月到。自之烏遲散至羅馬不應如是之速。如作渡大海六。始合古代地理。六海者。謂 sinus Caystrius, mare Aegaeum, mare Myrtoum, mare Creticum, mare Ionium, mare Tuscum, 等一灣五海也。自之烏遲散發航出海灣。航

行羣島之間。經五海而至羅馬之 Ostia 港。

西戎傳曰。「其國中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爲王。」傳所謂王。卽羅馬帝政時代之 *imperator* 或 *augustus* 是已。其位不世襲。例由元老院 (*senatus*) 選舉。但常爲諸軍 (*legia*) 所擁戴。

西戎傳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按羅馬昔置郵 (*stationes*) 驛 (*mansiones*)。一如中國。至終無盜賊云云。殆遠人溢美之詞。羅馬盜賊且有 *grassatores*, *sicarii* 專名矣。

西戎傳曰。「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羅馬諸帝既多爲諸軍將所擁立。其待遇諸將當然甚厚。Trajan 帝時。羅馬有三十二軍 (*legio*)。每軍有 *legatue* 一人。馬步軍約六千六百人。所謂三十六將。應指此也。

西戎傳曰。「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後漢書卷一百八大秦傳曰。「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

交市。故遮闔不得自達。」

據右文。可知當時安息阻闔東西交通壟斷絲利之情形。第 Euphrates 河又爲出波斯灣必由之途。故羅馬常對其地而用兵。且常佔領安息國都 Ctesiphon 城。但兵退其地仍叛歸安息。惟有一事可注意者。我國載籍兩誌大秦使臣之事。第一次在漢延熹九年（一六六）。第二次在晉太康五年（二八四）。此二使之派遣。皆在羅馬用兵安息之後。一六五年羅馬帝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us）取安息都城。二八三年羅馬帝 Cassus 取安息都城。與遣使事似不無關係。西人之研究羅馬使臣者。不承認爲貢使。而臆斷爲商人。顧桓帝之時與漢武隋煬之時不同。無所用其招徠外國粉飾昇平之舉也。予以爲其使確爲安敦及 Cassus 之使。大秦使既能至中國。漢使應亦可至大秦。惟羅馬使之來由海。漢使之去遵陸。航海者須打通波斯灣一路。遵陸者亦須行經安息。東西兩大國終不能聯其國交者。安息從中阻闔之所致也。漢使之使大秦者。惟有八十九年之甘英。一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

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後漢書卷一一八安息傳）甘英所至之海。應爲西戎傳近海之安谷城。非西人所說之裏海或波斯灣也。蓋裏海在北不在西。而波斯灣亦不足當大海之名。其「逢善風三月乃得渡」之說。與西戎傳「遇風利二月到」之說大致相符。且安谷城雖屬羅馬。安息常取其地。既云抵條支安息西界。必爲敘利亞海岸無疑。其地近安息。常爲安息所據。且爲最大海港者。捨安谷城莫屬。惜甘英愾於船人之言。不敢冒險一行。否則東西兩大帝國之交際。漢和帝及羅馬 Domitian 帝時已早開始矣。

甘英抵安息之後一年。安息王滿屈 (Pakor) 二世卽位。據希臘史家 (Pausanias) 之說。滿屈惟有一子名 Parthamasiris。九十七年滿屈歿。弟 Korros 嗣爲王。後漢書「安息王滿屈貢師子及條支大鳥。」謂在永元十三年 (一〇一) 時新王卽位已四年矣。非史文有誤。即使臣在道有四年之久。新王卽位以其姪 Parthamasiris 爲亞美尼 (Armenia) 王。一〇五年羅馬帝取亞美尼。廢其王。一一五年取安息都城。欲以所廢之亞美尼王安息。安息國人不願。滿屈王子遂不知所終。希臘史家之言如此。但予已在高僧傳中尋得其蹤跡矣。高僧傳卷一安清傳曰。「安清

字世高。安息王正后之太子也。王薨。讓國與叔。出家修道。以漢桓之利（一四八）始到中夏。此安清應爲滿屈王子亞美尼王 Parthamasiris。許當時羅馬帝 Trajan 不死（一一七年死）必亦有使至中國。其人當時有取印度之野心。緣年老而未果也。

據前引諸證。大秦確爲羅馬帝國無疑。至以大秦爲名者。漢書謂「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理或然歟。大夏（Bactriane）得名之理。或同於此。（今人亦有謂大夏爲吐火羅之古翻者）與大食（Fasi）譯音。大漢言形者有別矣。

拂菻考

拂菻一名首見於通典引杜還經行記。據云。「其國西枕西南。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在苦國（Syria）西數千里。亦曰「大秦。」「常與大食相禦。」杜還會至大食。其所聞必確。則此拂菻必爲東羅馬無疑。但其對音必非 polis。（此言城）緣東羅馬都城附近諸城以 polis 綴於複名之後者甚多。不僅康斯坦丁（Constantinopolis）之一城惟然。予以爲應在阿刺伯語中求之。如 frim, frem, from, 之類。成可得其解。蓋杜還所聞皆大食人之說。如記中名火祆教徒爲尋尋

(Zemzem)之例是已。(後魏書卷百〇二有伏盧尼。似爲拂菻異譯。)

新舊唐書拂菻傳。乃本杜還之說。復因經行記有一「亦曰大秦」之語。乃採魏略。後漢書。康泰外國傳。萬震南州志。宋膺異物志。諸說以益之。不問其時之古今。事之真僞也。具獨有之記載。惟一貞觀十七年(六四三)王波多利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下詔答賚。大食稍強。遣大將軍摩拽伐之。拂菻約和。遂臣屬。乾封至大足(六六六至七〇四)再朝獻。開元七年(七一九)因吐火羅大會獻師子羚羊一段而已。但此一段似不盡屬東羅馬之事。東羅馬遣使至中國。必經大食。既可經過大食。何必因吐火羅(Tukhara)大會貢獻耶。則開元七年之拂菻。恐是宋元豐四年(一〇八一)入貢之拂菻。其國「西至海三十程。東自西大食及于闐回紇鞞靺靱青唐乃迄中國」(青唐疑卽梵文 Cinasthana 之對音古翻震旦者是已。)其國在中亞。不在歐西也。至與大食爲敵之東羅馬帝。當時爲 Heracius。其嗣王亦無以波多利爲名者也。至臣屬云云。亦不足異。蓋東羅馬常納幣於波斯大食。但予頗疑唐書中之拂菻。必非杜還所聞之拂菻。唐書中雜湊的拂菻傳。不可靠也。

犁軒考

犁軒一名在我國載籍中書法有三。

一犁軒。見前漢書魏略。

二犁韃。見後漢書晉書。

三犁軒。見史記魏書北史。

右三名皆屬同名異譯。此國究竟爲何國耶。史記卷二百二十三云。「安息西則條支。北有奄蔡犁軒。」條支卽亞敘利。奄蔡卽 *Aorsi*。則張騫所聞或所見之犁軒。似卽大夏 (*Bactriane*) 也。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云。武帝時安息王「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犁軒眩人獻於漢。」此犁軒眩人。不惟安息有之。古緬甸亦有之。後漢書卷一百十六哀牢夷傳。「永寧元年 (一一〇) 擲國王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卽大秦也。擲國西南通大秦。」按「海西卽大秦」一說。應是范曄本魏略之說。緣魏略有「大秦國亦號犁軒」之語。據此說則犁軒卽是羅馬。綜合前說。可得二解。

一大夏之希臘人。

二羅馬帝國人。

羅馬帝國中亦有希臘人。則二說可以融爲一說。當時人或名希臘爲犁軒。不論其地在中亞抑在海西也。考古之海西。質言之。地中海東部沿岸。皆有希臘殖民。且因亞歷山大之遠征。中亞西亞皆有希臘人之足跡。吾人若考得犁軒犁鞞犁軒諸名之對音。卽不難發見其古地。

四十年前希爾特(Hirth)撰「中國及東羅馬」(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一書。以爲犁軒卽爲敘利亞埃及阿刺伯三地中。Petra地方Rekem種族之名。此一說也。

十餘年前伯希和(P. Pelliot)以爲其說非是。因此地不足以代表海西全部。伯氏以爲犁軒卽埃及亞歷山大(Alexandria)城之省譯。且引巴利(pali)藏那先比丘經(Milindapanha)以證其說。此經漢本彌蘭王吉那先(Nagasena)曰。「我本生大秦國。國名阿荔散。」巴利本相對地名。則爲 Alasanda 島 Kalasi 聚落。此 Alasanda 顯爲阿荔散之對音。亦卽今文亞歷山大之對音。顧昔日城以亞歷山大名者甚多。伯氏以爲卽埃及之亞歷山大。昔日此地幻術亦甚著名。

揮國之幻人。安息之眩人。皆由此處來也。

比較二說。伯希和一說理由較爲充足。緣此國昔亦曾隸希臘。文化亦高。商業極盛。爲地中海商貨輻輳之中心。其幻人或由此地沿地中海東岸赴安息。或由紅海諸港航行至緬甸。皆爲可能之事。中國古代不知羅馬。先聞犂軒。及知有羅馬。復知海西皆屬羅馬。故以大秦亦號犂軒。

由是觀之。魏略之大秦。卽義大利之羅馬。杜還經行記之拂菻。卽東羅馬帝國。至古之犂軒。卽指希臘人殖民之地。有時亦專指埃及亞歷山大城。此犂軒一名。可與梵文耶婆那 (Yavana) 一名相對。蓋梵名亦泛指一切希臘人所建國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  
國難後  
初版  
二版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小史

景教碑考 一册

(96418)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

著 者 馮 承 鈞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仲盤)

三四六九上

